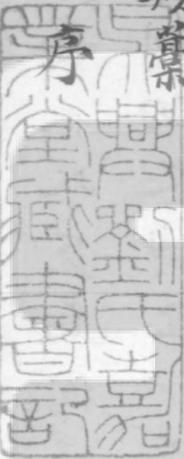




竹坡類纂



送三衢貨墨童文寶子玉序

柯山童君子玉挾陳玄之藝以游素

余畏友汪兄平叔贈行敘請下一轉語余苦不解書然有挾是

見過者輒整羞囊為收一工七積之歲月不覺盈篋足了此生

矣竊又自嘆人之磨墨未若墨之磨人也已收者且當束之高

閣何須更求今於童君復得二螺

事見坡詩前集第九卷

把玩再三弗忍

去手遂併藏諸篋中乃知此寶如良金美玉愈多不厭昔既乎

蠟屐自謂一生寧著幾兩猶對客自蠟略無愧色彼癖於所嗜

且汲：若是沈楮生毛穎陶泓三公予所寶以為友者人皆

知貴重其肯夸其己有而倦於搜羅乎童君試將此以謁當世
鉅公藝何患不售 嘉定八禩十月旦 新安呂干 伯可書

送祝伯益東遊序

六月之杪予以倉檄至秋浦寓道紀堂日趨臺治循墻北鄰見
有大題扁榜曰新安祝秘校知其為鄉人而未之識也一日過
予自言本儒家者流談天說詩評論人物衮衮不休三十年前
所得諸公贈語皆朗誦無遺忘聞者驚悚謂君強記若此使業
儒不廢胡可量也捨是而以五行之說游不幾于左計乎予謂
儒學與藝術大小雖不同均可託以行道嚴君平賣卜拳、依
忠孝以教人此豈直拘泥者卦而已哉五行之說始于箕子之
疇演于劉向之傳至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

勝衰死相生推人壽夭貴賤則見于唐李常容近世乃盛行能
造其奧者百不一二祝君獨以儒業此故其推明辨說皆有據
依驗之多奇中不止如庸術揣摩迎合以規小利士大夫其不
敬愛之所謂鉄中錚、者也又數日來謁將東游金陵抵北固
走淮甸還道浙右以達于京且索詩贈行予方有公事未暇著
語姑述其梗槩而申告之曰君嘗業儒亦聞孟軻氏之言乎曰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于
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軻之意蓋
欲使人知命而不迷其性盡性而不徒委于命其以天理人心
詔天下後世最為明切之君言命如能持是以遊于今之世而
不囿于星翁曆史之粗庶不畔於吾儒名公鉅卿必自有刮目

倒疑者君曰諾盍為我書之

贈宋道士敘流

余與兼善話別秀穎年飄忽三換矣羽衣翩跹訪余雪上邊攝
承鄆南又得追尋至此其志蓋甚勤也杯酒從容道舊始知近
以善地理游縉紳間余雖不解此然嘗讀鄉先生大監王公送
曹誠之序見其評論古今得失極詳獨以孤首經郭氏莖書為
祖終及于言甘者用之有禍言苦者信之有禍尤為理到乃若
世傳尚書倪公勸戒有曰陰地好不如心地好此論又高要之
合二公之說並行之財本末体用始為周備管見如此兼善以
為如何

贈寂照居士詩序

寂照居士儒家而釋行往來江淮間士大夫多與交游詩翰盈
軸邂逅秋浦以鄉人故日相遇泛談辯風生偈頌泉涌又能外
形骸以理自勝一日袖示其自號二字曰此出楞嚴經盍為我
下一轉語予素不曉佛書牢辭弗獲且匆理歸裝不暇抒思
勉述淺聞成五絕以荅之

送李少楊詩序

予去歲寓中都今歲客秋浦皆與李丈少楊相解后尊酒論文
殆無虛日人始而疑終而信少楊今失意西歸訪別間似以故
鄉必有椰榆者不能忘懷予謂垂翅回谿亦事之常塞翁失馬
未必非福天既抑少楊如于此則其所以伸少楊者要必有在
因其行也成五十六字以勉之

傳神程元振詩序

己卯附月余以台檄自當塗客秋浦鄉人程處士得來過訪里中事未竟袖出所寫真多故舊展玩不忍去手即抽毫和墨模及蒲柳之質欲歸以為他日話柄因謂曰游子懷土久矣若憑子為介紹一見鄰里鄉鄰幸甚茅塵埃莽走形容都交獨語音僅存耳今冷眼相看無一語交際見者尚疑余之貌而豈知余心耶雖然子不遠數百里至此官早且旅無以相軒輕奈何作而應曰遠來無他覲得為我著一語足矣此意不可虛辱輒課七言八句一首以贈行

送田昉惠序

嘉定辛巳良月某寓處四明蕭寺同僚中亞言華亭田君博通

六籍論孟皆為之說而于河岳最深心固知所敬慕矣一日相過于李廣文座上縱談及魯論詩禮率新奇有據儒先所未道其論易則專以卦畫推明辭旨又以大衍五十通知于萬二千五百二十以為此自然之數毫厘不差口謂指授聞者嘆服烏乎徑未易言也易尤精微唯知漢儒專門名家獨田和何以易著君豈其苗裔耶某季晚無師且以作吏廢然于論孟嘗讀晦庵先生集注于詩書嘗讀東萊先生記說于易又嘗讀伊川先生之傳規鈍寡陋終不能窺其藩籬雖歎亦粉如心刀彫耗至欲泛四方師友相與閉誦遺言以求真是之歸以無負初心拳拳未忍自棄比聞郡博士與鄉大夫士招致田君頻官敷說經義觀聽甚盛某方有公事尼不獲往來幾君以倦遊懷歸告矣

繫之維之豈無是情鶴怨猿驚浩不可遏于是率意所欲言者
以為序且志吾過庶避逅田君者知汲于親矣云

送徐制參序

沿海制參徐公始以縣令高第擢貳襄陽邊隙開大帥日夜憂
備禦計不知所出公慨然自以為功條畫指麾不論事巨細地
遠近險易必躬必親一府倚以為重天子聞而嘉之進守均州
駸、鄉用矣公益感激思奮謹邊備如在襄陽時不棄公者以
生事中傷公 漢陽公方勇退未嘗見不平于色也未幾君相
復欲拔用且謂明浙東濱海郡為今股肱北控湖南通閩廣東
引萬鹿扶桑日本諸國羣盜出沒其中雖制帥有人宜得練歷
有才幹者往為參畫即以命公至則廉明鎮靜得將士心盜賊

屏迹遠舶往來無警去天尺五轉而上聞久矣新安呂某自越
來明荷公折官位輩行与交又以同寓蕭寺故情益親每見公
遊止詳雅言訥如不出諸口至遇事精明神矍鑠有奮不顧
身忘抑何齒之宿而志之壯也今奏最入覲天子方延攬耆英
規取賦方故疆則馳至今城畧上方略乞踰公者將問津謹述
所見聞于公者書以為餞行叙蓋嘉定辛巳十一月十八日也

送劉南仲序

孝廉劉君當 高皇中興盛時以節行著某生晚不及識歲在
己亥自烏程叔承故郵識君之孫南仲賢而有文雖處窮約氣
貌溫如無樵悴急迫之態心甚敬愛之別且六年復避后行都
南仲犹未脫場屋意其必有不憚于心者茲相与握手道白懽

甚調色豐暇與疇昔無以異可謂能常其德矣一日出示徐洽
事所為孝廉君贊及諸公題咏伏讀再三然後知孝廉之風南
仲之德輝映後先非一日積也夫積善必有餘慶不在其身必
在其子孫由孝廉積而至南仲三世矣愈積愈厚慶其可辭乎
南仲方欲還里中偕阿戎就科奉行聞有父子提音同奏臚仕
職登使人欣慕為一門盛事者必南仲也于其別姑書以為贈
或見苔溪故旧其告之

送吳提幹敘

加定癸未七夕前一日錢塘吳君砥夫以浙東監幕政化代還
同僚相與留連不忍其去新安呂某嘗贊負幕底荷砥夫相得
歡甚秩滿僕次仍僑寓台治下砥夫篤敘不替疇昔雖旅如歸

焉故尤不忍其志敘述所欲言以明贈處之義始砥夫之來人
見其闕闕穹崇春秋焉盛往、以綺襦紈袴易視之砥夫下車
即律已廉接人謙蒞戩勤束吏炭足蹈、如言恂、如略不見
其有表擗之色人固已驚疑之矣犹將觀其終之如何砥夫婉
畫兩載有奇不以使軺遠近異其心戩業優裕驕其氣其廉其
謙其勤其嚴其無表擗色雖去之日犹始至故使者欽重同僚
即親民吏愛而畏之歌誦善政東西行者萬口一詞也蓋人之
于砥夫始而忽中而疑終而翕然敬且信昔子產相鄭一年人
欲殺之三年而後人歌之人固未可徒觀其初徐公之有常前
日之通即今日之介論固以久而定也雖然砥夫齒方壯仕方
貴為孝方日益滅火然泉達自強不息別所謂其廉其謙其勤

其炭其無表操色砥夫必益勉于他日而某亦終獲知人之名
矣砥夫咲而然之遂書以為序蓋七月十有三日也

會稽送行詩集序

新安汪公帥越歷年之多比唐元稹而治行過之越為帝鄉去
天尺五 聖天子知之為深歲在戊子冬十有二月乃須召命
入对 清光奏篇剴切 玉音勞問甚溫即日拜地官侍郎方
未至間趣旨旁午越人久安公政欲復清亩不可相与播為歌
詩形容功德之美舒 寫懷思之情長篇鉅軸大書特書門生

呂某旧居公幕下茲又復与寓目焉因三咏三嘆而言曰今之為
邦以能祿者矣至才德兼全始終如一更閱十年無毫髮可議
者未之有也今之因其邦君之去攀餞以詩者亦多矣至詞情

真誠愛戴無數眾口一談無毀譽不齊者未之有也前是越號
彫敝間稱僅足公于租賦祇取經常且多所弛舍而上供之外
公務民事百廢且與礼樂文物靡不修舉復斥其餘以及釋老
之宇而積藏于府庫者犹數十巨萬越為督府領郡惟七地廣
而事繁公時兼三司晨起坐聽事隨來即决曲當事情不踰時
吏退庭空竟日蕭然 知不可欺莫敢輕犯而恩意决洽上下
相安吏犹吾奴民犹吾子闔府犹吾一家此意所感人尤不忍
欺之夫設官分職率以一年三為期過是則敗矣非特其才有
限亦傲諂貪吝有以致之公接人以礼而無苞苴之奉律已以
廉而有調卹之仁以故惠博而財豐身安而人敬十年之愛邦
人視犹慈母倚以為命一旦違去其能忘情于公哉如鼓如鞀

公所建也如砥如矢公所闢也衣食公所賜子孫公所生也湖
山公所經行書刻公所紀詠也公久歛惠吾州行且均惠四方
而還以及吾州也公始以郎星至今以次對行將論思甘泉晉
陟紫樞以復青羶之舊也先正侍御公書門決于斯給事公又
臨鎮于斯公今繼之難第宝章公又襲之是又衣冠之盛事也
鋪張揚厲炳耀鏗鉤皆發乎真情非飾虛詞應故事而已聞公
行時倪旄列道旁拜手頌祝依、不能去至有泣下者此豈可
強而致哉昔召伯教明南国甘棠之詠列于二南畢公保釐東
郊風移三紀無窮之聞存于噩、之書今公之功德與人之懷
思當与此詩俱傳不朽異時秉史筆者採之以登載國史復與
召南周書等頌不偉歟遂告于公書以為于越餞行詩敘

送三君入淮東帥幕府

始某為浙漕幕屬也同僚多賢才如葛承伯之謙謹范逸仲之
誠實趙端甫之慷慨皆某所敬愛而資法者自叨省鑰別未閱
月已不勝人遐之嘆犹幸屈匪相遠可時往來也今兵侍待制
趙公世著忠勲表、愈偉奉天子命經理淮甸首公內外之舉
以為助而三君皆被辟入帥幕相望天一涯各有戢守異時春
樹暮雲每一懷思豈能千里命駕如古人也哉雖然此持某之
私情耳趙公是行朝廷之眷注甚深貴重甚重則其辟置三君
也非曰便其私而已將資之以荷其眷而任其責者也資吾端
甫者何博採羣謀旁搜人物朝夕籌畫于內以為備禦之計端
甫不得辭也資吾承伯逸仲者何商榷軍務考核事情朝夕贊

佐于外以為備禦之計承伯逸仲不得辭也雖然此特三君之
職耳聞趙公是行朝廷許以便宜從事公控辭甚力上委付
益專可謂推轂授鉞而寄以腹心矣公又寄腹心于端甫且因
端甫寄腹心于承伯逸仲且以腹心待下不當以腹心報上
耶此公志也三君意也某憐之望也乃若通達中外之情俾
魚織芥杆格以共成大功則尤有望于端甫行之日同僚置酒
風雲慶會閣道別某懷不能已輒書此以為贈監簿丁君壽卿
明曉純直表裏如一趙公素尊信亦輟鵬班行往為帥幕領袖
抑三君之幸也願併以是告之紹定六年十二月 日 某序

送趙兵侍往維揚敘

國家自開禧用兵以來邊臣帥閫謀夫猛士出應時須者不知
其幾而文武兼資忠清藹著勲勞甚偉華夏昏服有若端甫趙
公之在荆襄如泰山喬嶽莫不尊仰蛟龍猛虎莫敢或窺祥視
羊杜蓋過之時謂公有二英嗣今二書兵侍是也咸有知勇戰
勝守固為公之助屋多暨運全懷不軌知者未必言者未必
行玩寇養患恬不為恠獨工書兵侍二公有誓不與賊俱生之
意逆全及狀既成衆矐胎束手 聖天子赫然震怒今丞相郊
公密贊其決以滅賊之指授二公不旋踵而逆全誅淮東定匪
特去積年腹心之患且使四夷知中國之有人倚欵盛哉二公
又能隨釋兵柄單騎就道告成天朝君相擢用尊顯皆登法從
頭收在禁中矣然而殘虜未殄羗人鷓張唇齒可憂預防敢緩
于是兵侍公首膺淮東制垣之命即日出關略無幾微見于顏

面凡而忠肝義胆奇謀秘畧兵財城壁攻戰守禦之具兵侍公固不待人言也或者以韃人橫行西北莫之敢撓未易以逆全殘虜論兵侍公其思所以謹之乎嗚呼曹搃之趨吳符堅之入晉与近世逆亮之犯淮風聲氣馘豈不百倍于韃而周瑜謝元虞公允文輩談笑却之此魚他志不懾而氣不餒故能以少擊衆以弱勝強耳兵侍公前誅逆全固有餘地嘗聞維揚之對壘山陽之追逐韃人皆在逆全軍中亦嘗助全而嘗試于我矣終一交鋒轟北不支得非是時兵侍公之志氣有同于周謝虞公之不懾不餒歟而況太剛則折大強則滅未有夷狄強暴如此而不亡者惟自盡其在我以待之而已某荷公知遇甚異于公行也敢不以告 紹定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新安呂某謹書

送汪清之序

鄉人汪君清之亟就鄉奉未名荐書因謂吾齒髮垂三十日月逾迈懼無以副庭闈之望欲改轍從漕聞必有一命乃可遂俛得勇爵將問津鞭美烏則又謂吾懼人不我知例以鶻冠見輕來行都不妄交不事戲嬉日曳裾名公鉅卿門冀聆其辭氣以自益藉其殼光以自立噫亦可謂有志之士矣余聞科奉特奉假途耳得夫有命鄉与漕魚間也雖然古人有言登山採玉入海求珠各從其志清之既有志于漕闈功崇事成何向不濟耶昔子張問達夫子教以質直好義等語其學干祿也則以寡悔之說教之名与位是人之所欲也而得之有道清之方攷于晦庵先生之季必于是清明熟矣由是而篤志焉名位何患于

早微清之勉之哉于其將歸輒書以為贈

送程漁章歸新安叙 照果南山人

始予游黟之桃源自墨嶺入兩石對峙如劔門坡壠左袤壑谷
右俊心固已異之少進峯岵周遭岩洞巖空路縹曲深窈可二
十餘里至黃陂忽軒豁平行古木挺拔列道傍山澁北來橫巨
端聳宛若屏障東西兩臂皆重複蛇蜒其南則丁巽二峯秀麗
奇特上入雲霄四山相拱揖環繞連屬如城郭然中有双溪循
兩臂流洲瀨湍激交会于霽峯之前公侯之居人士之庐与山
光水色相照映畊者釣者老者潛者如在昼晷使人洞心曠目
應接不暇李太白所謂别有天地非人間也予志山川若此必
鍾秀于人其顯者既已登政府躋法從把麾持節表當世与

是山川英灵之氣磅礴而上騰矣而未達者豈無書林藝圃鑽
研理妙風辰月夕吟詠性情以席环待聘于烟霞泉石間如山
川英灵之氣鬱積而未發者乎予庶幾見之一日解后程君德
章清修閑雅和而有和守于書無所不讀間吐出詞章詩句無
不過人篆隸行艸琴碁皆精詣德章少年有志場屋嶄然見頭
角謂功名可夙契致至是犹未得一展抱負乃游戲詞翰一搵
一枰以自適其適豈非所謂英灵之氣鬱積而未發者欤見
此異人勝得異書矣別兩年復会于行都酌酒話舊惟甚所愧
無以相輕軒耳抑聞之積久者發必宏渭濱降中決不与艸木
俱腐予于德章深有望也因其歸書以為贈或便道見邦君倪
公得進而叩之其必以予為知言嘉熙二年七月七日里人某
序

縣學課盟序

大夫掌教于鄉致察必兼德藝君子取象于澤謂習正在友朋
況文章雖小技而難工義理有正傳而當究惟外務切、德、
之益內懷孜孜汲、之忱將左右以逢原自英華之發外設庠
序以化于邑庶免其文獻賢能之書于王即觀盛事凡同盟者
幸各勉旃 紹定二年 十二月 日 序

義師求寄閑詩集敘

義師酷好吟詩與余遊舊矣一日袖示所作一編丐余文冠其
首余讀竟疑而問焉師亟言學詩于雲泉願此編亦曾示之願
云何體制與雲泉詩卷不類豈師欲自出机軸或願欲有隱乎
尔若是則奚吝之云師俛不答余又問序當屬願而屬余何也

則應之曰昔參寥未有聞以藕花魚數滿汀洲之句見賞于坡
仙遂以能詩稱諸公聞錢塘勤聽詩亦皆得坡叙以傳竊願附
此義余謂師敲推不已句法日進于三子何遜若品題則余非
其人也姑就師清更下一轉可乎老泉以釋老之徒求知于吾
士大夫為叛其師至以人臣無外交責之師好与士大夫还往
詩間道吾儒語其過余尤勤不隨世矣凉不問路遠近今又索
余序文則外交矣此余所以益疑也幸以余所疑与雲泉細論
之 端平二年 閏七月二十日 耐軒 序

溟師詩集叙

凡欲以所長者著今傳後者必能自拔于流俗者也浮屠氏多
居名山大刹不織不耕衣食日用種、具足故得從容魚營以

自學其學時或効吾儒搵觚弄筆于文字間率有可觀者吾鄉
之為浮屠氏則不然衣食日用每窶窶之苟非諧世徇俗應
緣取賞則魚以自給故自童行至為僧所誦習者不過尋常經
文數卷佛事數段可以應緣取賞足矣祖師西來意且不暇問
而奚暇于文墨之為灯、相傳滴、一律勢使然也獨古岩義
溟師本儒家祝髮事金仙立志勇猛畧無退轉然書生習氣不
除時以吟風詠月自適而又挑包乞錫亟游方外交亦鬚白足
以博其聞故唱酬日益富不徒碌、鄉里應緣取賞而已今春
秋四百五十甲子矣俱一旦滅度囊中遺藁將為其徒喪醬遂
至泯沒可惜欲抄數十本散諸山佚子庶幾有傳而乃先以一
編謁予文冠其首予念其能自拔于流俗也不復辭昔李謫仙

贈杜少陵有借問因何太瘦生祇為苙前作詩苦之句師別二
十餘年形益癯豈亦為作詩故耶因併及之俾觀者知師苦心
于詩云 端平三年 六月六日 里人竹坡呂某 序

方輿勝覽敘

輿地有書尚矣自上世九丘既逸而夏之禹貢周之職方燦然
明備至秦郡果天下兩漢遂有地理郡國志歷代多勸之唐置
十道 皇朝志九域皆是物也然秉筆紀載實難文獻不足無
以參稽而互考非足履目睹則真贗詳略何從信之司馬遷貫
紬經傳旁採子史又開長老之所稱而必觀九江望五湖闡洛
汭行淮泗而後成河渠之書東方朔誦詩書二十二言三冬文
史足用又隨師踐赤縣遊五嶽行澤陂息名山猶以所見參酌

山海經而後神異經十洲記始作李昉不博聞見不廣涉歷不親而欲會集四海九州山川道里戶賦風俗物產人材文章名數沿革之詳特誣而已建陽祝穆和父本新安人朱文公先生之母黨也幼從文公諸大賢游性溫行淳李富文瞻雅有意於是書嘗往來閩浙江淮湖廣間所至必窮登臨与予有連每相見必孜孜訪風土事經史子集裨官野史金石刻列郡志有可採者無必昼夜抄錄無倦色蓋為紀載張本也且許異日或編當以相示如是者累年近訪于錢塘馬城之竹坡曰編成矣敢名以方輿勝覽而鈔梓以廣其傳庶人、得勝覽也君幸為序以冠其首予不視所載辭簡而暢事備而核各州風物見于今古詩歌記序之佳率皆全篇登入其事實有可括出者則纂緝為俚語附于各州之末較之錄此而闕彼舉畧而遺全循訛而失實泛濫于著述而不能含咀其英華者萬、不侔也信乎其為勝覽矣學士大夫端坐窓几而欲周知天下搯弄翰墨而欲得助江山當覽此書毋庸他及所謂執璿玑以觀大運披要會以現方來不勞餘力尽在目中信乎其為勝覽矣雖然我瞻四方禹迹茫茫思日闕于先王慨未歸于故疆必也志存乎修攘步極乎亥章使吾和父涉歷弥長聞見弥詳紀載益鋪張而勝覽益輝煌是乃為邦家之光予尚得以攬攘其旁

嘉熙己亥良月望日

新安呂某

伯可

父序

新安廣錄序

郡志紀載之非久矣文与事僭則簡牘浩繁或者議其猥冗事

洋文畧則不惟詞章失墜可惜事實亦無所託以傳遠近世秉
筆者往往于畧志之外搜詩叢粹別為文集如天台南州之類
甚衆然離而不合覽者病之于是有以文附畧志而列之下或
有編于卷軼之末一展玩而事与文互相發明繁然在日然後
為得紀載之体吾邦新安志叙事有法為世所稱久無能踵之
者閱三百七十有八甲子郡侯劉公炳始集邦之俊彥續之玉
堂程公珙為之序以為郡無餘事矣今僅五稷視侯祖常心已
不愜又銳為廣錄緣豈非以記序詩等文有繫于一郡之事者
前志畧之未及續志及之而未備欵練帶花屏之篇尊官大州
之序与御書閣先達顯名城陽五輪巖古宕江祈寺諸記炳々
琅々可喜可愕使人爭先快睹者開卷乃咸無焉則有掩卷大

息而况自續志後政有因革事有廢興關於吏道之得失民生
之戚休月異而歲不同一時即其罷行見于紀述与召南魯頌
比儻不編次以至散逸則後人何所考攷以為訓乎此倪侯欲
廣記備錄不以政成而輒怠諸邦彥采与廣文上幕輔成之不
以續志未備為嫌而遂止也一日甞壁貽書于某曰前賢殘碑
斷簡流落人間今廣錄靡不獵取倪侯與利除害循旧起廢為
千里無窮之計歲在人心刊諸樂石者廣錄悉無所遺其餘條
目皆仍旧貫特增廣之耳子盍為序以冠其顛庶与玉堂續志
之序蔚乎其相輝也顧晚季小子何敢与先生長者齒而鄉邦
是舉實所喜聞奚敢以荒陋辭惟是某一二斐然之作廣錄誤
有取焉隨地編詩固不以小大賤隸廢而詞非昌黎唯列三王

之次幸為我刪之 嘉熙四年二月望 竹坡呂杲 序

左氏提綱序

記事而撮其要為李之法也近世有取資治通鑑上自周威烈下迄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間所登載綴成四六一句一事次第連比無毫髮差舛于記誦檢閱極簡便名曰通鑑提綱予与友人徐子文共李時見之今四十年矣每以是編逸去為恨訪書肆叩友朋更不可得子成以春秋一經取高第需次餘間乃依倣是編而作左氏提綱茲以見示列十二公事以次奉義隨辭著駢駟若天成視通鑑提綱尤勝因相与道四十年前所見者子成曰亦失之矣父与予同一恨也儒先謂資治通鑑之始實接左氏傳之終子成于左氏提綱既已成編若更能于

通鑑提綱既逸之餘述其可記憶者而補其不能記憶者併鈔粹以行于世則二書一千六百餘年是非得失前後貫穿文法字順易于誦習卒然欲檢正二書中事即是以為綱目而推尋之可不勞而獲其沾丐後李豈淺、哉子成曰是吾志也乃書以為序而堅其約云嘉熙庚子孟夏十三日竹坡呂杲伯可書

清隱丙藁序

自四詩有大序而後之作詩成集者皆為序以冠其顛近世楊誠齋詩散多隨所遊寓作止歲月各為一編凡九集、各自序惟江湖荆溪二集他人又為序之九華陳君民瞻酷好吟詠以甲乙第其藁徐江二君子各為述其所以作矣今又成丙藁來請著語以別于二君子之次序謂民瞻若循誠齋故事自敘可

也而乃以見屬得非以予亦可与言詩者狀夫詩求明熟則淺俗務奇古則艰澁讀民瞻詩明熟奇古而二病俱無殊不易得首篇露光多在竹風力尽于松之句真可追古蹤作者若此甚衆不特風暖鳥声碎日高卷影空一聒名世而已使人披玩惟恐将尽則雖自甲至癸循环無窮誰得而厭之杜工部自開元天宝迄至德大曆詩千四百四十餘篇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東坡先生居海外尤喜為詩精深華妙畧無老人衰憊氣盖筆力不為窮通老少而变故愈出愈奇然則自丙葉以往予文將驗民瞻于他日淳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竹坡呂干伯可書序

王昭君辭序

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世率以為名言以

予現之女惟美故惡者妒之士惟賢故不肖者嫉之明妃入漢宮絕世而獨立其輩行妒之久矣當元帝按圖召幸時諸宮人皆重賂昼工為進身計明妃以色自負独不与故昼工惡而使之不得見人莫不歸咎于毛延寿之徒不知諸宮人之重賂政所以使之惡而明妃而後已可進也一旦為和戎故負見間帝始驚悔昼工皆誅死竟亦何益前輩謂蛾眉先妬明妃為去國之人信哉嘗因是論賢者不幸与郡小並立群小不惜金珍交結佞幸以黜干進賢者方厭惡唾罵之不暇決不肖効尤彼又懼賢者之進必不便于己其交結佞幸不特自為併欲傾謗賢者迨事交與賢者已見擠而去見大夫無可使者人主始追咎左右平時毀譽之失實赫然震怒重寘之法不幾于噬臍乎故

為人上者于賢不肖之進退能先覺而無後悔不至如元帝之
于明妃則善矣雖然明妃近在掖廷為左右所蔽不是御帝昏
迷可知及因事而悟尚能奮威斷以誅昼工望之猛房為恭顯
所譖以死而于恭顯寤不聞行昼工之誅何耶母乃重于色而
輕于賢耶抑雖悟犹不悟有若凍冰易欺難悟与終不能悟之
言耶是可為萬世戒矣九華陳君民瞻取前載明妃出處本末
与古今歌咏全梓成編且鈔之梓或疑其何必為一婦人屬意
如此比携編踏門告曰觀諸公咏明妃事言人、殊而于世教
互有益為我下一轉語以見不徒編次之意予謂昔之編國風
者于咏婦人女子詩靡不備載聖人不刪焉所以垂功戒也民
瞻之意殆出于此故為即其闕于君道之大者書之

淳祐元年

五月二十五日竹坡

呂平

伯可序

胡俊伯詩集序

伐木詩作義重友朋谷風刺與此道遂泯咲生背面頃兩受粟
手間可嘆也已某与俊伯生同郡學同道游鄉校又同舍皆年
少有功名志晨寤夕灯月書季攷荷俊伯相琢磨甚至不旬意
場屋輒先著鞭翮口四方曠不相聞每大比歲未嘗不矯首側
耳以冀吾俊伯之蜚鳴也义乃知預荐書南宮復不利甚為俊
伯恨一日雲錦天落風簷誦雖足自慰然終不若良覲之為快
丙申里居汪叔永与其諸父昆弟約為筆峰墨嶺之遊某勇于
一往亦為欲見吾俊伯故流離間閱遂獲叅會從容酬唱聞某
有侯封溪媿先雍齒藥石常思荷孟孫之句盖以紀實非隔上

語也別又五年北歸省松楸俊伯自筆峯高隱下越二百里得
得來訪相勞苦袖示新詩一編而以雍齒孟孫鄙句冠其首某
甚愧之反復五七古風諸詩選杜唐宋体制咸備視近世區々
風雲月露雷同一般者大有逕庭不意于此復聞正始之音三
嘆三詠殆欲起舞惟是四十年交情不以濶別替今又遠來訪
我以詩博我恍若炉亭罄欵時耐久交情卓絕世俗因念有剖
心析肝于笑語交好之素而反眼下石于名位相軋之日者寧不
于俊伯重感嘆哉俊伯命為敘其詩乃述古詩二篇与少陵二
行極陳朋友相与之義以見俊伯作詩行已皆可傳不朽也雖
然丙申之會俊伯方示病心竊憂之今茲之會氣宇軒然某尚
以功名期之俊其青衫入手春容寐寥炳琅琅復以見教某

又當為俊伯作續集敘云淳祐元年十一月旦友生竹坡呂平序

增廣字訓序

程遠原名若庸号勿齋又号綴菴汲口人增廣性理字訓如程元鳳呂竹坡方秋岩吳資深黃自然皆有序

道非可名也不得已而名之一字或差則霄壤有間矣故指名
為最難孟軻氏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名四端而以有諸己為
信韓昌黎以博愛行宜名仁義而以由是之為足乎已而無待
于外為道德簡嚴明切因差毫厘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彼以惡為性以兼愛為我為仁義將以名夫道反以害夫道
矣近世有意于是者因其名義以為字訓勿齋程君又從而廣
之三才之道散于萬殊因名求義以義定名尽在色羅中幾無
餘蘊某東奔西走每欲以是与四方朋友是講是究詎意趨向
之正問學之淺近在鄉邦有如勿齋者乎為之喜而不寐者久

之嘗聞伊川先生有心統性情之語學者莫不執之以為杌然以性論情則性情為易辨以心論性則心性為難言自晦菴朱文公為之說曰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情性之王三語一出而心性之名義昭若日星矣故曰說得出須要名得出非其深造聖道之奧安能發明千載不傳之秘如其精當耶抑又聞之昔人有讀爾雅不熟者謂蟹六跪而二螯他日見螭螟誤以為蟹食之幾死學者名言夫道能謹思明辯審問于真不至以螭螟為蟹以誤後學者徒曰此大爾雅則善矣此勿吝增廣字訓之初意而亦某之所深望也勿吝以是編枉教且為之敘敢請以是書之

淳祐二年

二月

六日

竹坡

呂干

伯可書

新安廣錄續編序

郡政之善必有鋪張揚厲之文，必有紀錄，而遞相承則善政浹洽千里之福也。否則事無可述，簡編闕矣。始吾郡侯劉公炳續新安志于甲子一周之餘，閱兩政，視公祖常即會粹為廣錄。今鄭公憲繼之文，從而續焉，使其非有盛美光于前人錄，雖欲續焉，得而續。昔周公東郊釐以三后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是以曰。謹始曰。和中曰。成終備著于靈，之書。時底戰，國民方憔悴于虐政，所謂詠歌稱美之作，亦寤無間者。然則紀錄之有無，世道之污隆，實係焉。今由志而錄，而廣，而續，如源泉混混，因有間斷，邦人被惠，亦無終窮。雖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充棟汗牛，弗厭也。雖然，鄭侯為政之善，續錄總序，經奉條列此。

皆人所易見至其平日洗手奉職無一毫妄費侯之意不過以之佐國計寬民輸行好事期無負承流宣化之責而已豈知吾郡歷年三十數厄子火而侯適當之無煩公私取辦素積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或者天佑邦人知有斯厄故啟侯之來愛惜積貯以應之歟不然則為吾邦煩擾未知何時而止故侯之善政他皆易見此独唯名今當告成天朝必有為侯發明其事上當帝意嘉勞而顯擢之以慰吾邦人之去思云

淳祐二年

四月日

郡人呂某序

宋雪岩詩集叙

名伯仁字器之高杭西馬膝有烏膝稿此又云竹坡公寓此可入武林志宋之歐厲鷄太鴻祀應正壬子秋白

晚唐詩盛行于時雪岩酷好之至有輕軒冕之意每誦其編令人欲盡棄人間事沒而之吟弄于山顛水涯烟霞縹緲之間如

橋影分溪月柳絲縮住東風脚句尤清新可愛今捧辟書渡淮恐此事便廢盡出石錦囊手自刪改得百篇將錄之梓与江湖諸人相角逐而属于序其首惟是僑寓馬城過澁絕少幸雪岩亦卜築于此論交雖晚欢如平生茲又別去能不介于怀耶雖然尊酒重論豈無他日淳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竹坡呂某序

刘直之坡詩六帖叙

始予欲效白氏六帖編集坡杜二詩以便檢閱屢亡何書肆已板行杜詩六帖矣繼有刊李杜韓柳歐蘇陳黃共為一集號八先生詩六帖者如五侯鯖不勞營度一、羅列于前飯賜為之厭飲今遽養刘君直之手編坡詩六帖既以類摘句列門會粹罔有遺失又隨句注事凡本于徑史子集佛書道徑稗官小說

悉明指所出大字書其旁閒卷瞭然可規蓋白氏六帖類事而
略于詩八先生六帖類詩而畧于事以編事詩與並一楹盡得
如水陸畢陳魚遺恨矣抑聞直之雅志未已謂陳黃二詩皆宗
圭坡公援事益深密將一体綴初以惠後學或疑此編積數年
之勤而後成若更及二詩得無望洋之嘆耶噫是未知直之也
直之好李博覽手不停披人以為疲我自乘此彼趙彥材注杜
詩矣復注坡詩主子淵注黃詩矣後注陳詩有志竟成事也在
直之宜魚唯故書以為坡詩六帖序且為陳黃二詩六帖張本
直之名長翁給事筇溪先生之曾孫也源流蓋有自云淳祐二
年六月六日

竹坡 呂午 序

竹洲文集序

尚論人物當自其世觀之建紹乾淳間人才項背相望于斯為
盛吾郡竹洲先生吳公氣蓋一時名聲大振事業亦雋偉大略
見于龍川陳公贈言其文章則雄溪古雅蔚有先漢風非若世
之務艰險以為奇事雕鐫以為新也士及門徑指授作文皆有
法度往、多為聞人端明程公亦已鋪陳而擁張之不知此皆
先生之徇耳先生與張南軒諸儒先交漸磨薰陶文行兼備而
尤孝于親姑取一事評之方自永寧郡丞終更 對孝皇奇之
即日擢守雍邕筦且促趨成駸、鄉用矣以親老迎春弗便願
尋香火之緣爰即所居葺園池亭館日具壺觴招致其親所素
相好者徜徉其中以為親娛時作歌詩父子自相屬和將終吾

身爲夫人。生莫樂于得君。今一言寤主。立命往鎮南邦。非樂歎
人生莫樂于行志。生平慷慨有志事功。是行也可以一展抱負。
非樂歎。先生不以結。萬乘爲喜。而以得遂事親之情爲喜。
不以可行吾志爲快。而以得盡愛親之道爲快。其自處于寂寞
之濱。未嘗有哉。微見于顏面。是奉天下之樂。無以易其娛親之
樂也。歿五十有六年。當嘉熙三年。一夕見夢。其曾孫資深曰。內
相程公序。吾文固美。而未及吾孝行。何耶。蓋端明先生爲內相。
云耳。此其一念在孝。死猶不忘。豈徒樂以言語文字聞于世。而
已。昔杜工部以世人誤讀其八陣圖詩。亦見夢坡翁。遂自解說。
今先生之見夢。不在文詞。而在孝行。不以語他人。而惟以語其
雲。仍賢于工部遠矣。是可。不書爲文人才士者告哉。

聖天子方以鉉每見必憐。屬爲書此夢。馬是真能世其家者。
宜牽耻得書云。淳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後學 呂干 書

或問序

地理之難言久矣。謂其不可信。耶則孫鍾之鶴。陶侃之牛。眠
與昭明之不利。長溫大雅之害。兄若符契之合。人誰敢不信。謂
其必可信。耶則成子高。惟擇不食之地。韓淮陰。惟營地之高。燥
初無假于相卜。而溫公之論。莖書伊川之論。方位直欲揮之門
墻之外。似又未可。盡信也。噫。安醜頭莖。醜耳。不三年。萬乘至。其
言果應于日子孫。百代承靈祉。誰知言者。青烏子其詩。實蒞
于古賢。地理吉。凶禍福往。有不旋踵。而立見者。世世人所以
確然信之。而其書所以牢不可破也。儒先之說。特惧人有所拘

沉而久不葬其親云耳游君務德精于相地手自注孤首經書肆嘗為刊行予亦嘗為著語惟其父子皆讀書為文講貫益精熟近又稍更定其注且設為或問多以易發明之而亟求為題其篇端則問之曰君欲效朱文公四書之為或問而反復辯語以要其真是之歸乎今現天元之四象八卦地元之四吉八凶人元之精氣鬼神山元之橫斜曲直水元之乾坤相亞陰陽互根等說与夫童斷獨過石亦有可壅水來去俱得生旺宗廟不可全憑皆有理致非時師區區膚淺者可同日語也夫明地理者莫如孤首徑得孤首徑之奧者莫如郭景純今游君又為之發明其說詳矣安而通之推而行之則在乎人孟子以井地之制吞畢戰而卒之曰若夫潤澤之則在君与子請以是為規此

書之法

寶祐癸丑

三月

望日

竹坡

呂氏

序



竹坡類藁卷

記

紹興府修少卿館記

紹興府治西北隅有官舍曰奉使館春秋二仲奉常朝陵往來
寓息之所也其蒙臺府暨假館焉連夕聞西偏有傾摧声起視
則從四間橫如從之數椽椳瓦毀上漏旁穿將至大壞推原其
故每奉常來前數日例從稽陰兩邑委吏胥葺治如堂廳以奉
賓燕房室以便寢處東偏以備厨傳輔行官吏各有常居皆所
不可闕者不得已略大飾應故事又以帶幕掩覆之上下相蒙
莫知寃詰三數日奉常去則責塞矣率以為常安有所謂葺治
之實矧堂西偏例閑不用人迹罕到又何暇計慮及此歲沒一

步其至大壞固宜某竊惟一日必葺之義且大師汪公先生方以典的起廢自任凡官舍透路力所可至無一毫靳借意閤府已改現矣獨未有以是告者即詣白願得木以支其傾否則必大壞、而後齒則必大費公慨然曰是當亟修之何以支傾為子其督視毋遜于是府斥木百十有一章以佐典補兩府判廳斥錢百八十有八貫以給梓匠徒役瓦石丁竹點堊之需府吏各一人同司其出入堂西偏既一新又即其餘波及于廳堂甃石以防傾頽為廳以障風日其他則俟後之人嗣葺之鳩工于嘉定壬午十月二十四日竣事于十二月初九日新安呂某記

不改色亭記

新安呂某季製餘杭日報期會不暇給願視廨舍傾撓台沼荒

頽則亦隨力支撐不致甚壞既兩年有半乃拔園葵作小亭池上有檜一株出簷間高可五丈許如偃蓋然因以不改色扁之蓋取歐公雪霜不改終古色之句或曰亭面桂背荷海棠橫陳紅葉當階今皆不以名而獨取義于檜何耶曰艸木之能使人品題者以有色香之可娛也予如以色香言則取彼桂荷海棠紅葉而捨檜必矣然海棠紅葉艷于春荷繁于夏桂芳于秋各止一時而檜則體備松柏氣含芝本四時蒼、不改其色亭名取此不亦宜乎方斯亭未創檜鬱、榛蔓中今凡卉別而清標聳嘉名揭而高節彰檜乎吾知其無孤介不遇之歎矣公餘來游滌煩除喧終日之勞一息之憩弛張之道也邑之人士儻自是益相安于魚事時和步穩訟簡刑清官事無多可了于斯

有欲議吾政之然否亦進于斯或倚于檻或休于陰禁吏魚呵平
易相親則斯亭之與斯捨也又豈予之自商其情者哉亭成相
與落之日承濡湏主稷簿東嘉林慶遠尉吳興婉景思稅嘉禾
婁嘉言時前簿宣城江泰亭受代未行亦來會因謂之曰尉司
之作水雲樓也予記之而公書之矣公今記斯亭也予其書之
又謂丞曰子仍題蓋皆曰唯寶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新安記
龍陽縣丞廨壁記

官無崇卑廨事皆有壁記而龍陽丞廨魚之非闕也括蒼梁君
渙名門好季有志事功哦二松間不敢以傳舍視即欲紀前人
名氏以補其闕然文獻不足無所稽訪僅斷自李公東以下得
九人李公賢而有文章異時官職名日起以大實權輿于斯

又宜以為冠也先是廨舍敝甚梁君慨然興念以魚為有強勉
起廢內剏一閣曰清專取張元清淨魚欲專心經書以為退食
種李之所外新一堂曰真清取陸景情丞扶清吏謂真清以為
接納賓客之處皆委公書扁屋上幾復次做蓋田武功以壁記
為屬曰將俾來者有考不至枕今之視昔也公應之曰君能先
有事于廨舍而後及此可謂知所先後矣昔我藝祖皇帝嘗詔
郡縣吏代歸者皆上其官舍敝壞或興葺之數以為殿最意蓋
以官司奉事類不堅固惟一政一修第公相承廢可勿壞若待
其甚壞而後為之則官無以為必重費民力矣世萬世臣子所
當俾承而遵守也世之居官者並緣以為奸費財于無益世固
不足汙牙頰至以偷安為得計以期會為大故略于此不加念

焉則豈我藝祖明詔語謀之意乎。為茲邑日擊噪宇頽垣敗
瓦與以延見士民每思一日必算之義雖煎熬不暇為補考不
必為勞民動衆不可為然朱墨餘閒未嘗不營畝之聞有邑人
乘相其役以故無所科擾而兩廡庫獄一新餘隨力補苴願迫
替去多有未及舉者夫以累政因循而欲興作于暮月之間我
躬不閱而欲為後人無窮之計不論他人往、自笑其迂闊也
焉知同寅之賢與我志合有若梁君者乎梁君來日尚多二事
已俱集。一旦未辨縣廨舊亦有壁記讀又未能視梁君益有
愧矣故為記之因以自訟云紹定庚寅十一月望具位 新安
呂公 記 并書
意會臺記

漕司王管文字廨事舊在簽廨西北遷河濱面執甚宜地規換
扁小上魚重屋客至局促對坐跬步不可縱展年餘氣鬱、不
舒如踰伏匿舟而蔽以短篷也欲效鄰墻從屋角建小月台費
無從出閱故賸得大卿林公營造餘金市材鳩工涓吉植木既
成攝衣而上羣峯畢露烟樹樓台室廡城市俱在吾目中如乍
出坎井一睹天日豈不快哉又其最佳處湖上南北諸山近在
几席三浮菡亭、碧室晨暉夕陰交換洵吏皂仙前賢遺蹤可
想寄逸興于天末發清思于坐中不出戶庭而得湖山佳趣坡
詩云朝曦迎客艷空罔晚雨留人入醉鄉此意自佳君不會一
杯當屬水仙王蓋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因名其台曰意會如吾
為此台也慮雨不可登眺擬粟以板梓人謂本輕末重勢孤高

而旁魚憑依將有森風震薄之虞且臺而不屋所以便仰現
豁胃次也詎可又自障閉如蝸縮耶乃止梓人之言于立身之
本克己之季實近焉夫梓人為台者也而言有會于理吾非格
物者也而心會于其言故也記之紹定五年十一月新安呂公記

竹坡記

古人愛竹隨寓而名者多矣而其顯則因人竹林以七賢顯竹
溪以六逸顯竹里以王摩詰顯竹閣以白樂天顯竹洞以韓昌
黎詩顯竹樓以王元之記顯至如竹所未聞扁題以袁景倩嘗
造亦顯余愛竹如古人寓居坐起處皆以竹名後有小圃有
坡有竹僅千箇因結亭其間榜曰竹坡顧聲望不能全古人
萬分之一不足以使是竹坡顯于今顯于後則勝此坡者祇以

辱此竹耳雖然王子猷才不掩行有愧坦之而以愛竹故人稱
之至今是子猷之名反以竹顯然則余姓名湮微或庶幾由是

竹坡顯耶

紹定六年

五月日

新安呂公記

徽守劉寺丞生祠記

劉守獨岩鎮商稅生祠記

郡邑之政本惠養嘗聞其語矣季古入官至二千石可事斯
語矣豈有而奉王音專在惠養到郡屬尔乃一切弗恤者亦有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季悻惠養之政初非有為而然者夫
均是人也而不同若此是有氣質之性焉蓋氣質仁厚雖強之
為惡而不能氣質暴戾雖驅之為善而不可所謂知愚不移也
始公耳剽措紳閭亟稱劉公寺丞當今仁厚君子也此在中朝
獲望顏色聆辭氣則已信其所聞矣其後公自流民庸出鎮吾

邦期年而改成一適還里塗歌巷頌併為一談愛人利物之事
以次畢奉益驗其為仁厚矣一日進拜廡下公飲之酒而言子
居岩鎮、市闡極蕭條敝由征商吾欲蠲之甚固公知于千里
疾苦公靡不寃心而事閔財計惧其格而未即行也方辭出闕
聞已符下及門信宿扁榜徧張而又捐郡帑以補其額廢員闕
以杜其萌中朝庭以政其事為之勇決畧不淹辰百年長患一
朝掃去吁嗟乎知其非義已之斯速非公之氣盾仁厚能若是
乎鄉人聚而議曰吾鎮苦苛征久矣環市皆山舟車不通遠
賈絕少惟鄉民月遇三、八日荷担來會汗背賴肩志在錐刀而
繭絲尽取垂索而歸及市者每售一物已就征矣枕輟倉狼顧
恐惕不已度出境良久乃定往、還卒旁午予道課魚為有橫

加撓符不奪不饜真猛于虎也以故行不願出屋不願歲市可
羅雀官吏反搏手魚菜日以課利不辦為憂公私于是俱困今
自吾到公洞燭其害而亟刻之遐途歡乎而相慶商賈不日而
全集交易而退各無驚疑井市恬嬉飽食安寢曰吏曰民如脫
痼疾如起久痿如崎嶇羊腸九折之險而乍覩康莊之衢也公
之德不可忘已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吾侪寧魚寸草心報荅三
春暉哉肖公貌以立生祠庶幾九真之故事且以公頤知顛末
而屬以記既有私憂過計者嘆曰公政聲洋洋行歸天朝豈
容久私其惠于吾鎮使來者能徒賢躅幸甚否則未保其往也
噫天地之性其本則一仁厚之心人皆有之彼有不然者特汨
于氣稟之濁而不善反之耳未可例以薄待人也故南斗星紀

之乎黃山白水之邦前後牧守類皆仁厚茲聞堯公者王公提
奉也公嘗與之同朝又仁厚君子也安知後來者不皆仁厚君
子乎吾鎮其何憂鄉人灌曰然願併記之將有考于他日劉公
名炳字叔文四明人今階為中奉大夫爵為象山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云端平二年正月旦日 具位 呂公 記

嘉賓館記

新安古号大州于今為股肱郡士大夫入川廣遠行都徑于此
者輪蹄相踵部使者歲時現問風俗太守與屬僚始至或代去
何時無之僦館舍不設則無以備將迎示現瞻矣先是州有館
駟三曰轉運司南行衙曰北行衙曰新安駟北行衙又廢南名
現風駟僻在一隅人迹罕到于客寓非宜嘗移其榜于新安駟

以存轉運司之舊遇有貳車員外置則以為所事城東北隅乾
明現之左有沒入吏所屋屋州同改為館扁曰嘉賓而門巷隘
偏不能容車轍殊弗稱吏有家館之西又惡不便于已故下其
佑以售方氏由是部使者太守與僚屬一過去來無所憩宿士
大夫戾止往來寓伏老之室不得已則僦就逆旅倪侯寺正慨
念堂上輔郡而陋若是非闕政歟昔晉文方與崇大諸侯之館
賓至如歸無寧蓄憲其後以隸人之垣羸諸侯則有壞之徇車
馬者是有關於世道之行隆矣詎可謂非急務而弗亟造館西
吏以民詞擊庾台沒沒入其屋侯謂机会之來事其可已乃申
乞州自輸所估之直而得此屋以徑其始又增元所售直取方
氏屋通徹之以宏其規模有程樓張屋頗障礙二家棄侯為是

舉成願歸之以成其終侯亦時其直醜之弗靳也于是備材鳩
工增廣潤色外昇新門台自八月六日至十一月朔凡八十有
五日而畢費錢千萬民無纖粟之擾而加賓館不惟得還白觀
且益崇大矣侯暇日命賓僚來遊地高屋重登臨四顧執玉莫
山迎擁後前牛山烏聊拱揖左右遂為一郡勝槩乃具顛末以
書相屬曰此子父母之邦也必所樂聞請為我記之予謂今之
為州能若是者鮮矣非不能也已私錮之耳彼商計一郡之入
自上供郡計外秋毫皆吾橐中物歛而藏諸惟恐或遺其肯捐
之于公解我囊帛置金笑与袂終如襄城駟所書滔、皆是望
能置駟馬諸郊以請謝賓客且不肖而何有于館聞侯之到吾
郡也首詢民瘼莫切輸銀亟祈哀于朝得請乃已費出州家魚

顧惜欲士知嚮方而穎濱蘇公實百世師表嘗出宰吾土邠建
祠于郡李以風厲之修倉庾甃達道除戎器今又一新賓館公
家之事知魚不為也始更有援例徇息羨以嘗試侯者侯曰此
官物也盍歸諸官帑侯有公需則給之推此一念所以能致
奉公而遂及斯館歟使得如侯數輩錯落布天下捐私徇公共
利除害則萬物吐氣天下少安豈独與葺館舍而已予既為鄉
人喜又為天下望是以采為侯書之庶來者聞者俱有警焉侯
名祖常尚書文節公之季子其行已為政真有得于家傳云
嘉熙二年十二月八日朝請大夫行監察御史 呂公 記

希賢堂記

鳳山汪君清之奉尊翁俞築堂于屋之西偏与諸子姪肄業其

中欲扁以梯雲而渴其書于鶴山魏公、謂名固美矣未免要
人爵也曷若脩天爵而人爵自從之乎然則如之何而脩之曰
濂溪周子有言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希之則脩之矣因為易
其扁而大書曰希賢堂清之既揭諸堂之顏亟以語予請為發
其義予方多事未暇也茲又來訪錢唐馬城之寓舍而請益力
予何敢輕下注脚謹即周子之言申之夫自士而賢自賢而聖
而天其功甚大而希之、始當以賢為準的賢當以伊尹之所
志顏淵之所季為的準伊尹之所志豈非欲克舜其君而無一
夫不得其所歟顏淵之所季豈非欲不迂怒不二過而三月不
違仁歟彼其耕莘野而采克舜之道伊尹固未嘗無顏淵之季
居陋巷而發為邦之問顏淵亦未嘗無伊尹之志二大賢易地

則皆然周子特奪其一出一處之顯然者以詔天下後世耳士
而志伊尹之志則必自任以天下之重若射之有志發無不中
而柯樹固罔專美矣學顏淵之季則必請事于為仁之目枕川
之季悔行無不至而晞顏亦顏徒矣由顏淵之季克伊尹之志
成已成物之道備矣雖然二大賢之志之季人皆可希也而有
能有不能者誠不誠之間也誠者何實而無妄之謂也士能反
身而誠不事緣飾則立志講季必以實而無愧于身事親後兄
必以實而無愧于家忠信篤敬必以實而無愧于鄉庶勤謹幹
必以實而無愧于官有實勝之善無名勝之耻由是復焉執焉
而賢可希等而上之性焉安焉而聖可希又等而上之發微不
可見充周不可窮而神可希神則天矣即周子之言反衆袖繹

而希之、功不其大哉鶴山之望于清之不其至哉異時清之
端處斯堂松柏其搦而諸子姪蘭芽玉葉輝映其下相与目希
賢之扁心希賢之義心之則常日之、則益心之求其如伊
顏者去其不如伊顏者是能尽希賢之實也亦斯扁之助也抑
予聞伊志顏季自孔孟而後得周子作書而益彰周子之書自
二程子而後得朱文公先生訓說而始著清之居近先生之故
屋去先生之世未遠故多得先生之遺言遺墨口之不置乎之
不釋室之不啻曲阜之履則于先生所傳周子希賢之說講之
必熟今乃不予彼而有請焉得非以予常有意從事于斯歟清
之幸以予前之言歸而求之又轉以告吾鄉人毋使新安朱文
公所傳周子之正季洋、于四方而独泯、于新安以啟東家

丘之謂是區、之望也清之曰唯清歸刻諸堂壁与同志共之
嘉熙三年長至日里人竹坡 吕、記 并書

牧齋記

方山甫以牧名齋而貽書竹坡曰吾將以牧吾心也幸為我題
其扁而記之客有見者难曰赤子之心人所均有四端萬善皆
由是生而奚待于牧母乃握苗助長之為乎竹坡曰噫牧養也
心苟得養不助而長苟不養心犹苗不耘嘗試与子現考牧之
詩牧人之牧牛羊也何蓑負餽以時出入泉清林茂滋其所適
故角者耳者降者飲者寢而叱者來而并者各遂其性各得其
養而後謂之牧焉否則受人之牛羊而芻牧之不得不足以為
牧矣安有受此心于天而不知所以養之耶雖然養之非难魚

害為難魚害非難寡欲為難欲害其心、如不得養矣孟軻氏
有言養心莫善于寡欲汨之以貨利惑之以声色誘之以榮達
迫之以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得我欲無窮害者衆
將見瘠人肥己靡有戚容而惻隱之心失嗜利忘義略魚愧色
而羞惡之心失爭先捷徑不肯後人而辭遜之心失愛亂黑白
曲遂私意而是非之心失此心既失何養之云譬之植苗稂莠
不去培養徒勞故苗不當耨而助之矣耳而可遂舍之不去乎吾
聞山甫解懸救垂絕之人倡義蘇被役之戶其季請以田易屋
慨然遜之而無所取鄉閭有交惡者爭赴懇于門以質厥成凡
吾前所謂失其心之事山甫皆無有而犹求所以收之者豈非
懼物欲無為害一息不芸茅又塞之將無以固其養耶客聳而

言曰寡欲養心既聞命矣人欲滔、未易遏也敢問何如而寡之
竹坡曰噫善哉問夫人之心易縱難收縱則馳騖于高遠蕩流
于荒唐奔放四出莫之底止欲難寡心難收矣易曰謙、君子
卑以自牧也能謙而卑則謹畏收斂之時多馳騖流蕩之時少
動必循矩不敢自縱而何患欲之不寡心之不收哉客豁然悟
躍然喜琅然應之曰李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謙卑以自
牧寡欲以養心皆求放心之道也今而後知李問之不可以已
如是夫竹坡撫掌三嘆起而因記与客問谷以復山甫

嘉熙四年二月日竹坡 吕々 記併書

見山庵記

新安古稱大好山水邦人室戶率多依山間屋平陸則左右前

後近不跬步遠不三致里無非山也凡人遇物罕見必駭矚指
目以為奇若生長于山朝夕与接徃々玩而忘矣于方子家豐
采溪上面秦潭山自提孩髻髻迄今起居出入無日不見茲山
宜其玩而忘也一旦即旧所築書堂以見山庵名之而求記于
予曰若驚喜創見者之為何哉記曰心不在焉視之而不見
攫金者不見市人逐鹿者不見泰山夫莫多于市人莫高于泰
山而攫金逐鹿者不之見心不在也心苟在焉坐見于牆食見
于羹矣方子之志魏々乎常在茲山也志常在茲則見常在茲
安得玩而忘之乎疇昔嘗遊是庵徘徊四顧其西則黃山支脉
迢遙蜿蜒至是而將止其北則靈山蒼翠羅列屏障与黃山相
掩映其自南而來則金紫黃羅諸峯迤邐会于郡閩者也而秦

潭之山特峙于是庵之前方子讀書于是會賓于是食而游与
勞而憩于是每奉自見山寧無感于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詩
乎夫靖節不徒見也彼当世我相違欲以名節自全惟恐入山
之不深故以南山發興焉方子年方強仕才足以醜醜事受文
足以鼓行場屋將馳騁功名之会与一世相周旋未可遽以靖
節之見也予意其見山之端然而靜也得反观内省却俗
屏慮而与之俱靜乎見山之蔚然而秀也得左面右史摘章
繪句而与之俱秀乎見山之高也得自拔于流俗而与之俱
出其類乎見山之寿也得不自立其声名而与之俱傳不朽乎
是則方子之見也而亦予之有所感也步在壬午宦遊于勤始
獲登繫齋袁公之門予時寓蕭寺公不以其不肖肯折輩行相

往來比將歸也公觴之且贈以陶韓二文集而勉之曰處則為陶淵明出則為韓魏公俛仰之間十九年矣出固不能祿先生長者之期望處其敢不自勉乎然則靖節悠然之見正呂子當家屋而日見之耳若方子則未可也嘉熙四年八月日呂公記

李氏長春園記

人生天壤間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園池台榭可以日涉有賢子孫誦詩讀書可以不墜失家聲此至樂也而行朱懷金不與焉顧能備是樂極鮮或買山無資或立錐魚地或讀書種子未必盡如人意往而是間有高堂大廈徇爾靚深西陌東阡日增月廣園囿景物之可縱所如蘭玉瓊蕓之相為輝映豈不可樂而後役于富貴利達如蝸牛升高而不疲蝟蝻好上而不已

卒于鍾鳴漏盡未嘗得一日少安厥屋載美酒逐清景以自樂其樂者亦可憐已不庵李公生名門早入太李又亞從諸老先生游問李淵源風度閑雅功名宜可戾契致而翱翔容与不肖与世俗爭進嘗官中都厭走紅塵僅終更浩然而歸即營長春園于屋側而將老焉為坡為池為浦為堤為坐為亭為舍為廡隨地之宜植以花卉与其子愚谷朝暮吟哦其間本之以魏晉之高古參之以晚唐之清幽每出一篇相娛則為之寢食有味無異坡翁之与斜川也而又藏書有樓讀書有堂日課二孫于斯愚谷琢句餘暇俯從事舉子業亦于斯所謂魚遶而不自得者蓋其蓄畬之入足辦所需而無求于外故優哉游哉而樂亦無窮也視夫不能備是樂与有其樂而不能以自樂者萬不

侔矣昔唐李愿居盤谷以為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後采于身孰
若無憂于心見高濂遠韓昌黎喜談而樂道之不庵豈其苗裔
耶何趣向之相似也茲余愚谷來清曰吾園中之扁不一而摠
名以長春以四相時之花木咸在也幸為我記其梗槩予方有
此志恨力未能而不庵先我著鞭曷勝忻慕乃賡昌黎盤谷之
歌以遺之歌曰長春之中茹芝以為宮長春之下躬耕以納稼
長春之泉溪壑双清可以涸湘長春之所橫舟商各當其所
晚淨之蓮詠陶之菊造為容菰浦之蒲竹坡之竹相回復嘆長
春之樂兮心未渠央用之則行兮舍之則藏遺子孫以進李逸
教兮止、吉祥身与心兮俱泰康彼外物兮不足望吾方窮屋
兮野處欲往從之而未遑兮徒懔懔以徜徉

搔碧閣記

山川人物胡為隱顯是殆有數不偶然也江南之山天目為高
而新安黃山尤高于天目凡鄰郡山皆其支脉也揚之水合衆
流至歙浦与率水会而東是為浙江之源故新安山水之佳名
天下按圖志者類能言之乃若自歙浦東十里為淪潭溪沉漫
演緣淨如鏡其黃山支脉蜿蜒循水南而下至是名曰東山与
潭相輝映真一勝槩前此未有品題者予友人方元美世家潭
上自其先君子于所居之右築室讀書榜以求志竹徑溪窈林
影茂密風帆來往莫窺其藩稱其為高人隱士之庐而斯山時
亦与之俱隱然元美先君子雖以求志終其身寧不以行義達
道者望于後自堂敞于水元美始于所居之左臨流而閣焉于

是淪潭滔々而朝宗東山魏々而峻極若天運神轉忽焉湧出
軒豁呈露近在几席使人心開目明神思超逸而元美亦于斯
時以其鍾奇孕秀之姿少赴功名事業之會乘傳而走邊鄙則
策勳于羽檄交馳之中棹臂而入場屋則脫穎于衆俊角立之
際蜚英騰茂方自茲始其季昂亦皆友弟怡々克家好李故淪
潭東山之勝与方氏声譽之美同顯聞于時且將俱傳不朽矣
山川人物相為隱顯豈不信哉閣成已久元美詣予請名乃為
取李翰林之詩名以搖碧而語之曰自有斯潭便有斯山自有
斯山便有斯碧上下相影互相摩盪非昔無而今始有也特与
人隱顯各有時耳元美曰吾閣得名固善而求志之堂亦不敢
不嗣葺以承先志也予聞靈壁張氏築室藝園于汴泗之間睇

京師一葺可航東坡先生美其開門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
門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行義求志無遠不可今方氏之居出
戶問津一篙水活不三教日可達行都元美既建搖碧之閣且
不忘求志之堂得非有見于坡翁記張氏之意乎元美笑而不
答復請記其事而併書其扁予曩屢假道搖碧之處心竊忻慕
每欲問舍故鄉得有如搖碧者青山橫陳其前流水縈繞其下
日与應接以償吾志而未能也茲聞其請采為書之元美歸与
季昂揭諸閣上予異時理棹而还艤舟叩謁庶不為生客云

復齋記

大易之道包羅三才執一論之是非知易嘗求之復矣考其卦
義則有以見陰陽之消長君子小人之勝負考其象義則有以

見聖人下謹人事上順天時考其文義則又有以見修身為君之道無所不備也是可以一端論我汪君子俊以復名齋而亟求予為之記予始取文之所謂脩身而切于子俊者言之士君子立身行己不過致謹于善不善之間耳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覓之于心而不形之于迹此初九之不遠復顏子之二不遠而聖人之所深取也苟未至此而為六二之休復則深悟于改過遷善之說而降心于初九復禮之仁過雖已形不敢復蹈于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庶幾近之亦聖人之所美也至于既失而復、而又失至再至三可謂危厲然雖屢失而亦屢復此三之頻復所以為魚咎若子貢宰予冉求之徒雖亟見責于聖人亦卒預于四科之列也聖人之誘人為善于斯極矣

而有居于習俗波蕩之中翻然自動其趨善嚮方之念中行獨復以此為道若互鄉童子之類聖人猶將進之而不棄也士君子能反衆袖釋于文之義而修身之道洞見顯末矣乃若六五之厚復上六之迷復雖為君道設然欲復于善而柔弱無助是僅能無悔而終不足與有為也迷不知復而自取災眚是動則有害而終無一之可行也此亦豈非士君子之所當反躬而自省者欤子俊良田美宅家世豐腴宜將峻宇雕牆安恬而自適曲眉豐頰列屋而閑居可也今不此之務而建齋以處其身取復以名其齋是固有異于世俗之好尚已不遠之復必其素所講明而力行者也而奚有于頻復迷復耶又奚事于齋之名耶顧內反方寸雖常自警而外揭扁榜時規省為內外交相養而

于復始可服膺弗失矣雖然復之為卦必繼之剝之後者物不
可以終尽剝故受之以復陰之極者陽復生此天地生物之心
循環無窮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豈惟于物其于人也亦然
与之於有生之初必欲其全之于有生之後失者必欲其復得
塞者必欲其復通使之生、無有終窮則體天地之心順天地
之理現復之義謹願身修而後無負于天地矣子俊其勉之哉
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達以致君澤民無斯須不謹乎復而
是齋之名由是顯聞于時予又當為子俊賦之

淳祐元年

五月一日

竹坡呂公

序記

林可山柁樓記

可山以江湖穩處扁其室樓因以柁名雪夜秉爨入越訪予于

稽山閣下曰吾欲以身遊江湖非舟不能吾欲駕舟尋穩處非
柁不可子為我發其義余謂可山捨孤山鼻祖白隱而效玉川
康節高吟洛城皆山林而跡市朝是棄平地衽席之安而泛舟
楫以涉江湖之險也如欲履險而求安則有江湖散人持柁之
說在夫持柁貴乎牢不牢則放縱而固知所操持柁貴乎正不
正則流蕩而固知所屆手不知所操舟不知所屆風濤洶湧不
其危哉可山好吟江湖之詩若嘲風詠月中含訛刺則吾不知
也惟若康節平生不作皺眉事拍、滿怀都是春之句則人不
我疑而柁牢矣可山好交江湖之友若泛取輕与互相標榜則
吾不知也惟若玉川破屋數間往來皆昌黎籍湜輩則人不我
讓而柁正矣既牢且正謗怒不生萬人海中一身安穩視彼抗

塵走俗逐名競利如小舟急槳搖兀掀舞一日十二時魚非風
波而可山獨高卧百尺樓上酌酒賦詩悠然自得如乘巨艦
平湜水波不興十手爭指曰此真穩處也非善持柁者未易至
此可山以為然否淳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竹坡呂公記

徽城蠲稅記

閩市征禁今急吏卒肥民旅瘠卅州郡通患也而新安又非他
郡比郡在萬山間舟車不通富商大賈不至土產不過魚肉蔬
果漆楮苧麻而已步征為額雖僅止萬緡而衣食其中者不一
往、越境發篋以逞威推肥利隨以津毒商旅裊載而來垂索
而歸者總、也由是物貨罕聚井市蕭條前後相承恬不為怪
郡侯鄭公開藩甫四月講求民瘼近在城闔爬梳按摩是誠在

我乃具顛末申 朝省罷稅務廢推官課額無巨細悉除之有
關徑德制轉運司合、隸錢則搏節那補不以煩有司道路現
傳商旅爭集始有富州氣象公朝寬大臣俞其清郡之人士合
辭來言曰昔剡侯缺岩寺鎮稅鎮人為立祠而子記之矣以一
鎮視一郡事体之輕重惠利之廣陋可知也鄭侯之德吾郡當
如何而報稱我方相与繪像建祠于怀恩堂以祈公壽又琢磨
栗石將紀其事以示悠久不忘之意子遠來歸目擊斯奉願以
記請公聞商旅懋迁不憚寒暑險阻羈寓無聊者以箇什伯之
利耳而忍奪之乎故自一鎮一縣以至一州有餘少地其征其
誰不願出于塗而為一鎮一縣一州或不有為者是楛于吏商
也彼方以吏為商而肯地商之征乎今鄭侯力行仁政買田代

折斛之輸創廩平糶雜之價不惜重費以終免銀之惠凡可以利吾民悉捐已蓄之而蝕征乃其行仁政之先務然則有吏而商者聞戾之風寧不少愧是可書以為天下功且岩鎮之蝕征也錢一再壞于賤丈夫之手率賴記文以免是可書以詔後人近世有為郡者嘗蝕在城之稅不旋踵二子同時以妙齡登八座相傳為衣冠盛事是又可不書以慰吾鄉人愷之頌祝鄭戾之心乎咸曰然乃記之

歙縣新學記

古者家有塾党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所以為教者其思慮周詳其規畫鎮密上下未嘗不兼奉也周官司徒掌邦教自萬二千五百家之鄉等而下之至五百家之黨百家之族各有其職

王制簡不師教則自鄉而郊自郊而序亦各有習禮之學焉是以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董仲舒必交舉互言之白虎通論古之教民亦曰百里皆有師學之不厭其詳如此一我朝肇興五星聚奎寶開文明之運其初有四書院慶曆四年始詔州縣皆立學由是李校遍天下矣吾郡由紹興以來左廟右李雄于它州近步以紫陽為朱文公闕里又聞于朝以建書院南北輝映矜佩霞盛外邑亦皆有李歙為邑最大曰有李在縣南而久廢不立附庸于郡豈非闕典歟天台謝戾堂開藩之始拜先聖于泮宮謁文公于紫陽凡兩學徑術禮文之事未嘗不畱于意也先是別駕洪宗勳諭得蜀本文公語類欲刊置書院未果而滿去戾至銳意指帑成之雖費重無靳所以惠後李

甚渥一日顧謂幕中士歛丞陸黈休寧尉趙心宥曰歛邑闕典
其可弗蓄費無煩縣與民一于郡乎取乃相地縣治之左岡阜
屹立四山環抱峰峦竒拔卓然在前得陰陽向背之宜無喧囂
湫隘之患山巔又先有文公祠在焉余謂建李莫如此地于是
擇工必精取材必良徑始于庚戌臘月朔日落成于辛亥九月
朔日奠謁有廟講書有堂賦事生徒有舍不侈不陋前仇門廡
後列庖福規摹位置各得其所且迂文公祠密迩禮殿講坐而
一新之視前益宏壯相與以終其後者祈門簿刻夢發歛東尉
毛洪也祭器衣服既備侯將練日釋菜于先聖先師而為書命
劉君樹袖見屬曰郡有李紫陽有書院今附邑又建是李以補
其闕遺豈徒增廣李舍以為觀美哉區區歛益矩聖朝之風

化丕衍儒先之派傳勵後李光前聞而已子生長茲邑幸為我
書其事發其意也公執書聳然曰侯勤篤若是吾鄙其忍負之
三李曷時頗相詔告相規為善可相習為非不可尚齒相遜可
尚氣相競不可昔無此李今有此李而氣象一新可今有此李
與昔無此李而無大相遠不可李有郡邑之異道同孔孟之尊
同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同盡惻隱羞惡辭遜是非
之心致知而力行下李而上達義利界限必分于平時出處大
節必謹于它日廉乎居家居鄉在官在朝一皆無愧此侯之所
深望而公雖不敏不敢以不書也抑聞之士戒孤陋寡聞要當
以朋友講習然非有以聚而養之則何以朝夕羣居廣聞見而
有疑惑執侯既建是李又營置田畝以備澹養博選俊秀以充

出員延致典刑端重者領袖之主之以邑長翟應龍保之以毛
君洪其有意作成如此是固可為吾黨賀而竊有憂焉公奔走
四方每見郡邑李校其弊有難言者大抵利附郭不利外鄉先
入則擅有其厚給後來則欲進而甚艱循至賊事日以豐厚而
生徒稀若晨星凡若此者非求講習之益也吾黨漸摩文公之
緒餘涵養致遠之器識其必知所以自異于世俗之通弊而仰
副賢侯之盛心矣敢不併書以告是歲十月望日具位呂干記

南山紫極宮記

新安城西二十五里有鎮曰岩寺四民繁庶類壯邑旁有山
特起曰南山閭鎮所宗也初鎮多火災陰陽家者流謂此山
屋南方所致乃建祠山頂像北方佑聖真君其中扁曰靈應
以厭之佳無常人香火弗虔有灵宝法師章君思道本歙之
章祈人家于黟德州慕方外遊閩皂山尽得其師之科教而
歸鎮人延主祠事思道工符篆精黃錄鍊度自鄉郡達江浙
諸公貴人爭致之衿祈召攝應捷桴鼓咏詩紀載口傳耳熟
戶外之屨日夥而屋宇扁勝俱不稱鎮人合辭于州請以城
南廢道宮之額曰紫極者移之南山以為重就以思道主焉
庶其有興乎州命具其事以報宮自有唐在城南三里許後

緇徒據為佛廬我朝政和中復令額宣和厄于睦寇建炎
以來乍修復毀尺椽片瓦靡有孑遺耗矣不廢何只是殆有
數移之南山為宜且責葺理次第而後聞于部 紹熙
元年八月也思道既領宮事鳩工慮材以創殿宇葺土設色
以儼像貌度弟子為道士買田畝以贍眾經書具備輪奐一
新南山紫極宮之名一旦聞于四方思道羽化後遣子道清
大師管轄謝得一孫知宮事李正中同知宮事宋處義嗣而
葺之又闢地起藏金碧徇耀庶益信嚮教益尊得一謂辛勤
四十年宮始備而移額非朝廷命則無以安厥屋卒先志於
是復請于郡侯謝公以聞部比符下得一未訪喜見眉睫間
曰君生長吾鎮先師有是宮之本末君所知也今幸畢事願

以記清公家南山之陰見時見所謂真聖祠甚狹小自思道
未居日廣以肆每風晨月夕率徒眾唱步虛附雲林之墩于
山之顛鏗鏘清亮若鈞天九奏動于雲中使人飄飄有登仙
意思道與人言如不出諸口而睥面盡背見者莫不愛敬故
能感化人心以是宮得一又能強毅果決始終不倦以成
是宮正中潇洒沉默有思道風處義與其行輩亦皆克承得
一幹蠱之意是宮之昌其可既乎誠使吾黨之士皆能若是
抗志堅用力勤上唱而下和前作而後繼功用當不止此是
其教雖與吾黨異其事則可為吾黨勸可書也已吾鎮自建
宮後迄無火燬尤彰灼有功于人視他為老子浮屠氏侈靡
自適無益生民詎可同日而語是又可書噫公以貧故去鄉

而遊久矣所至即安、即為家然南山常在夢寐今聞宮宇
益壯而于前寧不動華表之思異時得歸故里固不能效賀
季其之誕放尚當登茲山賦之

紹定五年壬辰七月十五日

朝奉大夫特差充兩浙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里人 呂公記并書題額

休寧縣方輿寺西院新建藏記

佛入中國不立文字五千四十八卷其後相傳謂宝林大士哀
憫閻浮提中淪墮迷塗与所知竟乃聚五千四十八卷以為輪
藏、取其靜、以明定輪取其動、以明慧由此動靜以悟定
慧佛之定慧如吾儒之定應也不知吾儒亦可例是輪藏儲六
經諸子百家于一運轉頃遂悟所謂定應者乎其後又謂諸天
鬼神大地山河龍宮釋梵種、相好具在其上所以護持五千
四十八卷使橫目而視皆生信心不知吾儒以古先聖賢刻諸
輪藏亦可護持六經諸子百家以啟人之信乎其後又謂左旋
象天右旋象地法輪一轉統鼓周旋凡旋一匝當誦五千四十
八卷一遍不知吾儒諸子百家不必手披口吟惟以輪藏轉運

即可精熟已乎予聞宝林大士初意謂五千四十八卷無非記
佛善言思所以宝藏之而又為机械輪轉以便閱習耳流傳既
遠此意寔失狃于莊嚴備極華雨怠于誦習記諸運轉又自一
輪演為五輪金碧愈輝心目愈眩將使釋俗眩華忘實挿架具
葉手未嘗觸是犹吾儒有書不讀也諸佛之說何由以傳宝林
之意豈不遂泯乎粵有此丘法名宗德脫白方與徧參知識隻
履未歸心有不懌如此佛序無徑可譯如此佛堂于法無得發
勇猛心建大二役殿宇外周輪藏內飾天竺經綸罔有遺咨
我仗徒稽首皈依目擊道存口誦心惟寺闕千載法興一時黑
白讚歎善哉德師佛中龍象鬼運神移是為釋宮天祿石渠德
乃合瓜吾何有能藉渚檀那不日而成大施倡眾力主此盟遂

濟登茲程公端明德請予記為下一轉茲舉也始于有志終之
無倦化魚為有厥効立見是則可書以為世勸

淳祐四年 六月六日

朝議大夫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 呂平記并書

明遠呂公祠堂記

徽城西三十里有呂塌呂公所為塌也塌之源在孝悌忠鶴兩
鄉之間築絕溪流匯為一壑而南為南北二渠灌田萬畝而
羸中有呂湖為呂公所居故址郡乘載黃墩湖射蛟事即此湖
公之生蓋在蕭梁之前惟名字不可攷世傳公為塌時贊力雄
鉅日率家僮數百相視畚鍤數年而成祠事不知始于何年刻

像葺祠自方節幹山甫始明遠之題用孟貞曜例則察院左史
竹坡公為之今遺胤枕著仕者宗之積善之慶如此古者稱公
不名如三老董公魯申公不害為賢以地配姓如白渠彭城亦
何嘗不著自蕭梁時距今已八百餘年此後可知矣頃步訥齋
丞相竹坡子西城監簿與朱迪功伯鳳方尚幹汝直或功緣或
董事葺舊構新寢以完宏惟有記未及人方士清移書曹涇使
為之涇之言曰禹之明德遠矣知者創物匪明不能其惠無窮
斯之謂遠禹平水土以有田賦粒乃烝民萬世永賴呂公奮自
一身惠洽一鄉推之一國天下殆無不可謂之明遠亦宜祀不
云乎報本反始農索坊庸之蜡門戶竈行之享有由來矣豈惟
今日豈惟此祠哉又按二渠之旁沿而數之方汪徐朱四姓為

大汪宦裔免于征徭積世正事三姓而止其出于方之主維者
實多姑撫近聞行文為鄉正重行籍定田主畝數元旦豁免官
戶分管科夫汝愚與徐自誠創用松木移塌疏渠若淳祐九年
徑印版簿又運幹子回為之起唐大順以來屢訂數更毫分櫛
次所謂二十三管百二十甲首者如指諸掌如昨日事不可忽
也不可忘也夫有此塌然後成此田明遠公之賜大矣治此田
乃得營此報成民而致力于神又其序也此記之所宜牽聯得
書也士清行文之來孫節幹之孫急義知禮所謂鄉黨自好者
云

至大二年己酉步 九月 朔 里人前進士 曹涇

灵山院记

新安為郡環以萬山、名甚夥此獨以灵名意其必鍾奇孕秀
是生英賢以瑞斯世不則雲興霧涵降而甘露以澤萬物又不
則仙佛神人居之為禳禱皈依之所而後可以為灵予家及松
楸去茲山可十四五里許常望見之宛若屏障釣遊徑行率与
俯仰拱揖黃山諸峯峭拔秀麗從山背或穩或見極為奇現聞
諸長老茲山有神庙食其間曰灵王有甘露殿時現光其顛曰
灵金又有佛庐屋其麓甚古而以灵山之名扁其顏則其謂之
灵也固宜予時為奉子李足跡未暇到也矧一行作吏隨牒四
方踰二十年每見他山必憶茲山步在丙申里屋始偕文人汪
翔甫游焉時亦未能整履登山姑諸山麓之佛庐主僧徃遠師

与予生同里相稔闻予归喜见予未游又喜相劳苦作清淨供
甚殷勤予索筆賡壁间绝句云 浪漫人间现宰官束奔西走
没遮阑有时經歷名山處便憶灵山是故山别去又三換步遠
刊前诗見遺且介翔甫来言曰五庐肇建唐天祐之三禩我
朝南渡嘗為禪院慶元中香積屢空垣頽壁敗不可居禪子里
人汪仕周輩以鄰邑休寧方與寺僧正果有龍象力相与狀予
郡延主其席而寺復振自是仍為甲乙住持繼遠宝嗣其後今
子智良孫崇善又嗣繼遠後皆不敢不嗣葺也顧歷年如是廢
與如是而未有紀述事若有待君子茲山不為無緣幸施我記
又予方謀退處竹坡日對湖山间徜徉灵隱天竺以造吾性又
念信美而非吾土鄉夢栩栩未嘗不在灵山之下縱不能效白

乘天于香山大布施可無一轉以塞遠清夫山以灵名而
寺以山名則寺灵可知遠謂斯灵也廣殿長廊掘山穿地起樓
架閣開雨誇雄之謂欽紫金七宝像貌莊嚴旃檀衆香宝藏湧
起之謂欽抑魚鼓鐘磬朝夕擊撞香灯瓜瓞晨昏供設之謂欽
必有僧宝滄海珠而後地灵雪山草山之灵固發為寺之灵
又係乎人之灵寺而得人灵乃生焉如龍在淵斯灵矣
遠在茲山自祝髮為苾芻今為長老截貪嗔癡積戒定慧將食
針吮水散花乘杯使象教日尊神通目廣寺由是顯山由是重
則其謂之灵也宜矣果能此也安有唐人灵山廢而法不傳之
嘆此一重公案予欲以渡遠之清可乎翔甫點頭曰善哉
当以語遠俾刻诸石永鎮山門 嘉熙三年 二月 旦日

朝請大夫守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寶錄院檢討官呂公記

清泉院記

清泉院在歙縣西三十里按新安志唐大中二年建入我朝宣和癸卯釋常照始建法堂建炎戊申釋常富稍遷而西紹興丁巳庚午間伏殿鍾樓次第以奉皆富之為也至淳熙壬寅得釋廣淨惠脩惠宗而僧堂藏室倉庫庖湊俱備焉紹熙壬子釋廣璿撤方丈而新之軒窗玲瓏漆繪循寺至始是盛越丙子釋了初惠訥又建诸天閣于門益雄偉今釋紹隆與崇灯宝璉其役謂诸天里中寺在、有之將易為五百羅漢倣閩浙梵剎環四壁列岩洞高下重複嵌空蒼翠雜以松栢橫以橋梁佐以

青虬白象後視于菟之屬要使是五百人者離塵出俗之姿縹緲蹇騰于其上間見層出金色照耀行住坐卧各、自在如屋天台屬蕩山中規模位置已有端倪行又為一寺勝槩蓋自宣和至是幾百三十年釋子相繼辛勤締創以成此屋廡為西鄉招提冠良不易、故俊秀多琢磨于斯鄉鄰多合成于斯士女遇時即而嬉官吏以公事而出亦多憩飲于斯友人方山甫家連瑞相去二里而近好李喜賓客有燕集亦必期會于斯如是者三世矣近來訪馬城寓舍曰君與靈山寺僅有一日雅便効白采天香山為之記清泉君舊教游乃溯傳遠之刻獨魚忘乎且灯之銳志于閭也君嘗惠以疏文邦之名公鉅人若善知識見輒樂施願工役艱大未即既事願併着一語聖其勇猛母有

退轉亦成人之美也予念是寺實鄰外家自孩提距今周一甲
予與諸舅親朋不知幾到焉每見于影茂密野水縈汙墨妙
淋漓于壁間鍾聲悠揚于木杪珍樓宝屋互相輝映禪房丈室
各極清幽往留至信宿徘徊不能去而璫初之後又皆相稔
今諸舅親朋與璫初零落殆盡予亦老矣寧不感嘆向使其法
衣無傳肯堂弗念梁桷摧剝庭木彫凋廢前功而羞鄉閭豈不
令人重感歎哉茲聞輪奐欣榮視前有加喜當如何夫釋氏老
子之居其與廢何與我輩茲緣人情以交際乘成事而紀錄則
亦不容已者韓昌黎于二氏欲火其書廬其居及過大顛則
留連縷綫殆不忍捨泗濱浮菟跨虛突兀于掃地一空之餘亦
為澄現擣張發揮魚斬蹄非所謂緣人情以交際乘成事而紀

詠者耶予曩記紫極近記灵山亦庶幾昌黎之意而已茲則慨
清泉興建之勤思疇昔追遊之奮奮筆書之以從山甫之清可
不可乎寺本以方丈有泉故號玉泉是鄉之里亦以玉泉名自
寺稍遷其泉故在今寺後蔬園中宛然也茲僧俗相承寺不曰
玉泉而曰清泉云

嘉熙庚子夏至日 里人

朝請大夫新知全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 借紫 呂午記

慈竺院記

嘉熙三年八月八日欽尼祖證狀于郡曰祖證俗家灵山之前
里中舊祠僧伽大士有水旱疾疫必禱必應今頽毀久矣遇

者大息祖澄不揆不謀于衆不巧于人自輸家財因其遺址以崇成梵宇凡費錢五百萬三千而後成与徒衆晨香夕灯上祝聖人考下俾鄉人復有所皈依願昔烏榛莽今烏道場于吾佛法固善而名額不得上賜如國王法何創而求之寶唯惟因其廢于彼而取以名于此則亦條例之所許也城南太平興國寺中有廢院曰慈竺祖澄願徒以榜之惟慈悲幸聽郡嘉其意為上之部、上之省至四年 月 下黑白衆瞻仰現喜嘆未曾有子友人汪翔甫述其顛末來以記請澄翔甫之諸姑也自乾竺經法入中國其徒備著天堂地狱之狀廣張因果罪福之說以為人死為鬼、復為人隨善惡報還復無窮若善男子善女人志當如是現故其誘人甚速入人甚深魚智愚時趨之婦

人女子亦信嚮焉然流弊有二彼其朝辭房闈暮宿禪寂割父母深愛絕男女大欲離棄骨肉瓦食壞衣以自屏于山巔水涯足跡罕到之境而人道滅矣復有曲眉豐頰命薄志違不得已發勇猛心為式又摩那幸之胥訓胥做龍蛇汙雜而礼法闕矣澄則不然幼則即茹蔬誦經蕭然有物外意嘗往師能仁寺尼如通旋返其家靜居一室日以焚誦為事或問之曰出家兒當如是耶澄曰此吾教七衆中所謂優婆夷道林師所謂在家菩薩而金色女所謂名出家者不必在阿蘭若處也已而戶外之履常滿僧俗混處非使始別營室庐以居之而必于其族鄰密迹之地庶恩相愛文相接魚異於在家時也澄雖以度人為事然不輕受往、擇其家世之良氣質之美与其有以自給魚求

于外者乃与之進俱不尔則外誘內移將不能相与以守吾教矣此豈滅人道闕礼法者所可同日語哉向使其不具室罗末尼之相而從事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則柔則懿範婦德母儀當必有可現者士大夫平日于親故交際繆相敬愛一旦利害相及名位相軋反眼若不相識而弯弓下石者有之苟可以求富貴利達不背公死黨則左右詭隨雖行不顧言壞名敗義弗恤也聞澄之風寧不少愧昔韓吏部于謝自然深致其告戒感傷之意至詠華山女頗独假借得非以霧閣雲牕追攀不可其特守甚嚴有以自拔于流俗者欵彼有澄之一犹見取于吏部、而遇澄當如何其稱予也予故因翔甫之請極陳其事以警世之為尼者且以警吾黨之士而亦以自警云

淳祐元年正月日朝散大夫新知

全州

兼管内勸農事呂公

記

仁義院記

沂欵溪而西可一舍許其南有阿蘭若首枕金竺依山帶溪坊趙宋大中祥符之元面西南向陰陽家以為不良于是也嘉定丙子僧守真徙向丙已然後宗風種子浸以繁衍余晚倦遊歸老杏城上慕陶靖節香山居士与遠滿等結蓮社香火錄泊乎所謂在家僧者日一開士闔門願見諷其所則王仁義院师寿能师曰吾教中以魚為法以有為幼有、不有是謂大乘矧吾宇上接肇造垂三百年棟老楹欵廩焉將壓咸淳間先師正遠雖嘗首倡營繕款為而未竟此意疇敢忘是故我有可無不可

以無吾宇迺迺迺志匠是畫規模位置志有指授為殿為堂
為廡為廊後闢邃 左啟華軒聖以墜塗甃以陶甃樸斲完好
構架孔碩山蒸丹雘金碧爛如于是棲佛有宮護法有神上及
諸天下非十地莫不有像端嚴形繪備具備極或跨龍鳳後視
或袒右服珠璣孔雀或跏趺生蟒或擎杵降魔訖威神光森
奕欲動奔莫能殫有識無知罔不瞻禮肇役咸淳五年越宋歷
元于今且二十稔蓋為之以久不以暫進之以暫不以遠故僅
卒有成嘻豈為茲哉雖然是役也非謀人非假檀施吾唯紫主
黍均委積不有吾有以為之又幸吾徒若富禮德秀衍慶宣惠
庭翠俾威勤而則仞之又斥贏餘貲田 畝充常住粥莫計廢
表裏相資庶以弗墜昔先君左史惠幸泉石寵賁以詩如寺以

仁義名當求仁義實之句今犹焜耀銳立意公家世有夙緣願
記之以無忘厥始余矍然謝其美辭今夫世之為浮屠者則曰
吾無以克己益也色益蓄矣又曰營業架木不如無心崇飾塔
廟不如一浮生若寄奚庸浪自苦于是聽其自起自仆不復以
為者有之間有知補弊葺壞之說振錫擊鉢打硬抄化廣張罪
福因果以誘四方善男信女以規取錫銖錢亦有志或者又明
盂旋貪券沉涵隨日所獲為口體謀于是莫之能繼而不暇以
為今師独能遺有散聚勤躬疲壞無待布施作諸種佛事信
起較常浮屠氏教寺而不寧唯是方且持律總眾暨佛以統其
徒亦恣倒索罄囊唯上之為向且與起且勞相之不怯且不疑
夫其捐財采施似仁紉假合之眾而畢力一心似義向之切借

仁義以文其名者今將久不做歸揜為真有寢、孟氏巡揚之
意差異蹙蹙跟跂甚至搥提之為者不亦大可敬哉嗚呼若仁
與義本吾儒日用常典士大夫平居暇日冠圓履方口不絕談
仁義侶知實究竟處魚幾何而利心一生雖骨肉所不違恤者
世率有之或兄弟也而閼墻或父子也而豺虎仁義幾斯尽矣
聞師之行不油然有覺其天者乎師俗氏葉里人也敦慤而儉
識高而見真得精進心其堅固力宜其能此魚難者彼其離性
忘形所立之卓如此使冠其顛而律以吾之仁義進、豈易量
哉吾于是重有感已且因以誌吾黨之士云
至元二十二年步在巔蒙位噩二月既望前
朝議大夫知泉州事 呂沆 記

髦田忠烈廟記

恭惟昭忠挺生古歎少而穎異長也英傑當隋之季群雄盜竄
獨振義旅保有江浙從眾稱王歸唐太宗加畀六郡封公於越
典衛番宮勲勞備竭既而神歸雲郎民不忘其偉烈廟而祀之
代興弗絕吁嗟乎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
灾能捍大患則祀之惟王其允協欣作廟樂土詒福一方此政
和中封英濟之真王弥干戈之慘昭風馬之祥此宣和中錫顯
靈之告章至隆興加信順則以取凶殘驅疾疫威靈屢著懿績
後彰至乾道進廣惠則以抱勁節著陰功歷年滋久載德弥芳
封及八字數已殊常 繼更四朝春枕未央或易昭應昭忠之
美號茂揚神志或易廣仁武神之徽稱大闡神光恩綸燁、聖

漢洋、吁嗟夫剖符錫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号亡以顯其
灵惟王其克当歆雖述王之廟食遍于鄉邑郡邑之祠率有記
述如烏聊山則天復二年巡驛官汪台符記三迂三飾如績溪
縣則太平興國五年光祿丞朱斌記其宅存石其在婺源則
嘉祐中程侯迪因嘆祠宇甚完斯文独缺即屬記于祁門主簿
許昇卿母没前人之新葺其在休寧則紹興中吳侯崇仁深嘆
廟兒不逮古壤力營亟請記于寓公嚴守金安節一變前日之
陋習至若郡西髦田之廟雄跨龍蛇之跡形勝威灵自古在昔
独魚記以紀之莫可考其年月之建立况大風雨震凌棟宇蠹
蝕倘不及右扶持併思記載又曷克有傳于它日公遠來歸退
歲深密乙亥長至交親責及慨欲為改造之畜輒亦援漢史之

筆鄉閭聞風罔不致力乃撤甃器乃新規式或易位置乃端門
闕大殿穹窿如翬斯毛修爽廊塏如跋斯翼向之局促今廣闊
向之近曲今正直雅稱袞裼鉄馬之尊愈地軸天関之的万目
具瞻一枕惟憚真可垂無窮而施罔極吁嗟乎新廟矣、奚斯
所位孔曼且碩万民是若寧不為升歌是頌以相享祀之不忒
歆是役也實王之灵仍帥夔復屬公幸為疏文結良緣詎可無
述位補闕政因念先君左史曩嘗聚徒于穎、方垂髻隨侍受
訓往來祠下歸依惟謹神之相之脱身窮窘先君既 歷際逢
之烏府立螭吻、亦服勞僥叨措匠監班笋俯仰今昔七十稔
然相傳清白期不負神時遭艰厄神亦加軫茲獲遂松菊之情
收桑榆之景賴神以生敢不惟命和墨濡毫秋中月正對月清

光細繹彞昇神予無方托之而準緝文廟建永紹鄉井

西城呂沆記

古城院復興記

伏氏傳燈表善繼也惟善繼則衣法有馮宗風不墜前輝後映如燈長明錄而紀之是可垂訓矧有廢而未能復興燬而能復營施龍象力大成功熟使一方之妙勝不遽泯于灰塵詎可不為著一語以發明善傳祖燈吾鄉杏潭有古城院郡誌建于唐之大中至宋宣和二年歷幾二百七十乃燬于睦寇方臘之倣優主僧義先勤、護法即曰址迂潭西大作規模頗雄于昔紹興三年崔朝散耀卿記之詳矣宣和而後至德祐二年閱步百有七十又燬融風之不僅以一古刹荐遭塵劫祖燈豈易頽復

哉寺之僧曰應忱曰允福焚香禮伏誓畷興復何忍使靈山廢而法不傳第方煮飯折脚鎗何繇辨此夫勝事舍衛多長者或生歡喜心則事可濟尔遠潘竹溪京卿國之善士也與伏有因發心勇猛首為建大殿設金身種、莊嚴重、丹碧且復甃壇奉安捨田嗣葺其視以金布誇耀于一時者又過之伏既安居寺宜翕就于是未豨白足悉力化緣方丈法堂左右廊廡隨亦俱見次第若藏殿若羅漢閣雖耘越未過而伏以善化人以善成寧魚徑行慨悟為大法施以成其美如竹溪者乎雖然殿成而妙相具堂成而妙法存振綱維于已墜闡靈光于再明崇伏傳燈莫比切今竹溪翁能指施以興造沙門衆得藉施以流傳善哉功德不可思議也福德勝前福德世尊伏焉得不告

須善提比六月竹溪雲道寺僧欲得記語紀復興之由時方劇暑衰老未能至菊月沐再簡見役因省曠昔嘗遊此地臧舟溪泚蹤步山樊古木凌霄白雲護寺盤旋竟日幾于忘歸回首使廿七年矣茲聞山中花木尤甚香可四時不能不使人起旧時之想則紀述重與何可以退鈍辭側耳如千二百外精舍告成即囑一造朗誦僧室人：滄海珠地灵步、雪山草之詩以為賀時至元甲申十月朔前往持僧如鑑幹緣僧應忱允禱立

西城

呂沈

記

竹坡類藁

雜說

陳德父更名字說

圭之可貴昭也錫于禹執于孔聖自天子以降各有等殺而顯、昂、令聞令望必是乃足当之袁公校書為陳君更名曰圭字德父者其愛之也至矣第其微詞隱義有在悔尤之家陳君掉三寸舌游諸公間方疑、榮顯而使之屈意于南容三復之詩其愛之也非姑息矣陳君謂余盍更下一轉語輒引而伸之曰言輕招憂言當謹也行輕招辱行當謹也乃若謹言而誠默謹行而苟容則注以金不以瓦逐之于利害昧、于是非造魚益于人之國退又失邯鄲之故步亦非校書之所望于君者

而願言未及之其旨深矣記曰大圭不琢又將有望于他日

耐軒說

耐軒居士自為士時即以自名或曰子欲大耐官職如向文簡魚乃太早記乎居士曰非是之謂也耐忍也魚衣則忍寒魚食則忍飢遭橫逆則忍耻遇難處則忍忿此吾所謂耐也至于忍性以膺大任忍辱以至三公則吾豈敢雖然范曄嘗耐于廝中矣未幾而相秦韓信嘗耐于胯下未幾而將漢耐之效甚速也吾年十三能為文過三十而始脫場屋仕十年離選調越八年而始邑績脩數漕幕及瓜已久生閱諸公入登台省出擁麾節易若摘髭略不淹辰而吾髮星、吾視茫、困心衡慮拂亂所為犹故也耐亦有不效焉豈非命耶吾不謂命益信吾耐不以外

物易吾守堅忍以持之屋易以俟之魚亂大謀終必有濟

紹定六年八月十六日灯下書

讀先儒史編說

庚子六月十四日有客來訪謂近見有讀先儒史編多不可其意往、以黑筆塗抹之驚嘆而為之說世有欲至通都大邑而未知夫當由之正路也有告以當水行者曰、所支川曲港可舟而游焉且清流激湍之可以幽討既而川斷港絕而通都大邑卒不可至又有告以當陸行者曰、所崇山峻嶺可梯而登焉且孤峯絕頂之可以遠眺也既而山窮嶺阻而通都大邑亦卒不可至于是有仁人君子憫其水犇陸走之徒勞知其幽討遠眺之無益乃即所謂正路者直指而明告之彼能覺悟由是

而之日往月征通都大邑可立至矣其有狼狽自是之人方且
大罵曰尔之謂正路特衆人所共由未足以為奇崛也曷若我
幽詩遠眺之高我噫高則高矣吾惧其川斷港絕山窮嶺阻
而卒不能至通都大邑也是何異于李志之見我故夫道李正
論君子之所由小人之所棄高談曲說君子之所棄而小人之
所由小人不謂君子方由乎此之是而反議君子之不知棄乎
此又不謂君子方棄乎彼之速而反議君子之不知乎彼真所
謂無忌憚使挾是而得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東坡有言荀卿
喜為異說而不遜敢為高論而不顧致李斯以其李亂天下老
莊為虛無淡泊之言猖狂浮游之說其禍遂至為申韓蓋自微而
至著沿流而尋源孟軻氏之知言也今也未得荀卿老莊之毫

分而已有李斯申韓燔滅詩書慘斲少恩之意吾惧其為禍亂
不待其後而于其身見之矣吁

題跋

跋王坦道遊江淮錄

自錢塘上婺女江湖洶湧一瞬百里千艘萬櫓蕩漾掀舞如鷁
鳧之拍浮殊可驚駭將到嚴陵始可無憂自吳興而至京口則
安流滔、略無滯礙巨艦舳舳鳴鉦而過如駕安車而就平陸
不知此身之在舟中也及渡揚子其險乃与浙江潮等坦齋王
君隨其所遇見于紀錄形于詩歌其詞有危惧激烈優游自得
之殊至今讀之犹可想見雖然至險之中有至易者存至易之
中有至險者寓遠迤羊腸之阪怖、未必失步馳騁康莊之衢

往、多至顛蹶王君母独畏其至陰而遂忽其至易者哉
嘉定九年正月五日跋

跋寄庵記

施君和民以寄庵名其屋寄棟屋士為隸古以榜之又從而為之
記夫人生如寄耳或出或處隨寓皆寄何異蜉蝣之于天地彼
昏不知既認此身為我有又認所以居此身者皆我之有而思
欲以錮當之由是利害得喪貴賤榮辱交戰胸中無有紀極和
民宦游幾三十年足跡所寄西則古郢東則吳興南則天台北
則毗陵其釣遊也今為湖幕賀下有日又將問西湖与林和靖
以神交不則買田陽羨効蘇和仲之將老又不則可仕即仕聊
寓形于宇內惟其明寄之理故萍浮此生略無滯礙出固為寄

處亦寄耳推而上之出處兩忘物我俱泯所謂寄者又當同歸
于無何有之鄉矣

嘉定九年

正月二十一日跋

跋于湖真蹟

△總角李書即知以于湖墨妙為法心摹手習凡二十餘年竟
不能彷彿其多一于是隨意所向日改月變迄無定体又十有
餘年而書愈拙然異時敬摹于于湖者皆石刻耳往、宛轉模
寫寢失本真如羲之蘭亭雖真刻且罕得見安得見所謂真蹟者
豐儲施君季彪于湖之玉潤也故所蓄真蹟甚富一日出示兩
軸其一乃于湖屬藁通勁飄逸展轉百数手不容釋既自語李
石刻二十年且以不成廢今顛顛如許而真蹟之精妙又若是

不可復奪矣輒撫毫大息謹書生平敬慕不可到之意而歸之
又跋于湖書總得与庙堂札藁

老泉送石昌言北使引乃東坡所書後蓄于陳履常家今現總
得与庙堂劄藁实于湖翰墨而施君季彪藏之蘇張父子固已
輝映後先矣雖然老泉之引書則東坡跋亦東坡總得之劄書
則于湖而跋則今尚書倪公道德文章师表一世一字華衮
不輕畀人独于此大書特書以發揚其美張氏父子將得是而
名益彰云

清風樓題柱

清風樓近在郡治前重午作假僉判僉判三山王大昌拉幕中
之士支使毗陵施廣道歷陽龔孫司户三山陳采烏程主簿新

安吕平同登斯樓近攬湖山下瞰城市酒闌相与念羊芥子峴
山之遊正右軍蘭亭之集而慨聚散之不可常斯会之不易得
乃題于柱以紀歲月

跋堯齋十論

道之難言久矣病其難明而枝奔之其失則離病其支離欲貫
之以一而不名其所以一其失則晦道之難言久矣今現堯齋
王公十論自中誠心性理以至仁義礼智信條數而明辨之使
學者曉然知其如是而為中誠心性理如是而為仁義礼智信
既又慮其離也每篇之中必寓其渾融貫通之說使學者即其
十以求其一焉嗚呼道之難言久矣孔孟而後惟伊洛諸先生
得其傳惟晦菴朱文公發明最為精切公嘗語人曰說得出又

名得出方是見得分明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
主孝者得是說而通之則知人之所以得于天者心實為之主
宰性即心之理仁義禮智皆具而中則無乎不在孝者能窮理
以致其知存誠以力其行則是道信皆為我有而堯齋王公十
論之所以為一者庶乎其不離且不悔也嗚呼道之難言久矣
而晚孝僭言之其能迓不韙之譏區區欲以是尾諸公之後與
同志者商確其真是焉耳

嘉定辛巳孟夏之六日

新安 呂午

書

跋漁社畧

余自癸酉暮春試吏烏程李君謙父數為余言其先正西塞漁
社風景之美去城十八里而近沉首朱墨迄終更不得一至為

恨再轉而承當塗君來訪道曰且出示漁社畧 展玩始知道
場 孤在其左右疇昔固嘗以公事扁舟輕車往來兩地誦東
坡佳句閱春申君故壘而未知西塞介其中若此不遠也益使
人悵然君謂余是可無一語竊惟三年簿領多贅郡幕飲冰自
誓遇事必與人分曲直而不敢為一毫過甚故嘗人至今不相
忘余亦夢寐魚時不在苕溪之上得非所謂前緣者耶今雖幸
連得奉親竊稍貧窶如故望黃山白水無田廬可以歸畊異時
或有買山之資當下鄰西塞與君相過從邈元真子之清風景
漁社主人之高致盡滌塵襟以醪素願亦可為一快君笑而許
之因涉筆以示信

△搃角遊鄉校及事舒先生有謂△曰子知四明之有四賢乎
△問四賢為誰曰楊公簡袁公燮沈公炎而舒先生是其一也
心竊識之他日庶幾得俱在弟子列今僅三十年舒先生歿久
矣沈公竟不及識惟楊公袁公眉壽益高道德益隆亦未有超
偶之便步在辛巳△贄負東浙度幕冬孟侍郎使者來鄞楊公
時苗吳門獨獲進拜室李侍郎袁公自是數沐與潔每侍生從
容語及古今事輒聞所未聞深自慶幸又恨遭逢之晚也明年
季夏官滿將西退公置酒進修堂中道別酒三行出陶淵明韓
魏公集見贈且酌而言曰處則為陶淵明出則為韓魏公燮之
相期蓋不淺也其為我盡此酒退惟晚季小子何足以辱此然
見不同美金精玉自有定價安知趙公所遺者不為他人大稱

賞乎式之後嘗有和後山寄外舅韻亦刪去而趙司令至謂此
詩全篇似後山餘可槩見云宝慶丙戌六月 日新安呂△書

跋龜山元城與黃御史醵帖

按道護錄元城先生嘗以一勤字告龜山先生門人黃公今從
公之孫棫得現二先生所與公帖師友淵源可以印證矣崇寧
末龜山嘗為餘杭後百二十年当宝慶初元△來季製每于壁
間景仰遺刻今又獲見真蹟竊自附于聞而知之者紹定六年

丁亥清明日 新安 呂△ 謹書

書陳僉判勉雲萍錄

辛卯上元日書

△並仕珂里今十九年矣視珂里猶故鄉也恨未識賢回自龍
溪乃解后于岳陽樓上相與道茗雪間事如旧相識豈非幸欤

跋漕司僉所壁書白樂天春竹記

僉所改造既成靚深閔雨于王畿漕幕為稱堂後有隙地同官相与種竹僅百箇翠葉交加秀色可餐每朱墨餘閒啟牕視之心目開明俗塵一洗竹之有助于人如此乃書白樂天春竹記于壁展後來者知所封植云嘉定五年閏九月 日新安 書

跋晦庵記外大父祝公遺事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聞于州鄉其郎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祝家有諱景先者号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環偉徑乱而逸熹少時見外大父犹能頗誦其語至諸舅則皆已不復記憶矣二翁諸子皆讀書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

少時聞父母將為謀昏逃避累日家人驚索得之犹涕泣不能已問其故則曰審尔則將不得与父母昆弟蚤夜相親矣親喪廬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数率誦伏書若干過乃植一本日有常課比終制而歸則所植已鬱然成陰矣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皆親往致其喪往迤徙步不啻万里所舍輒悲号上食如礼夜寢柩旁不忍跬步離去路人皆為大息諸弟求其析產公為涕泣曉譬不能奪時四妹犹未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顧公独罄已資以遣之其一婦同郡汪公勃汪公後登二府終身德公不能忘人兩賢之步大疫親旧有尽室病卧者雖至親人莫敢闖其門公每清旦輒携粥兼造之偏飲食之後反日以為常其他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計雖傾貲竭力魚吞各色鄉人高其

行李試又多占上列郡博士清錄其孝事時三舍法行士子多不由庠序以進公從容其間若無所為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熹先君子于時亦為諸生年甚少未為人所知公獨器重以女歸之後卒以文孝致大名世乃以公為知人方膺之亂郡城為墟鄉人有媚事權貴者挾墨勅徙州治北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徙眾下二千人而莫敢為之首公奮然以身任之其人愈疾復取特旨生公以違御筆之罪公為爰姓名崎嶇逃遁猶下諸谿還補不置如是累年時事變更羣小破散然後得免而州治亦還故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家事賞力不能復如往時矣然終不以為悔也此其晚步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年八十三以終娶同郡喻氏亦有賢行生二男一女伯舅華娶張氏

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傳張佛子者也次即先夫人德性特似公其行事自見于家傳叔舅嶠少敏悟有文長從先君子遊聞伊洛之風而悅之然求卒輒不利喻夫人及伯舅既先卒并舅後公十餘年亦即世今唯伯舅之子康國居建之崇安叔舅之孫回居劔之尤溪而康國二子已搃髮能誦書矣熹惟外大父之淳德高行先人後己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而康國母家所積之遠又如是天之報施其將在于此乎竊感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記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因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厉其子孫又記嘗聞先夫人說第四外叔祖豪俠不羈蚤從黃史遊黃公滴點中因以容從黃公贊之為更名林宗而字之曰有道与

之諷誦書札甚多今皆不存獨所為書邛如京皇考志世或傳其墨今姓字尚可見耳先夫人及叔舅少時猶及見其道說黃公言行甚詳酒酣悲歌感慨悽切絕不類世俗音調問其所以則曰黃公之遺聲也此事外家兄弟亦少聞者因附記于此云

熹既叙將書以遺濟之弟未果而濟之復以疾不起其二子丙癸相送于建陽因書畀之俯仰今昔為之流涕不能已

慶元戊午 臘月 既望 書

祝氏世居江陵自承俊選于欵曰仁賁号半州其子也孫象器改名用之登儒科為太李博士六世有名節預鄉荐李富而文瞻弟真為郡李賔至和甫七世矣和甫名穆即丙也其諸父皆依朱文公遂為建人和甫幼孤文公教育于家塾年甫志李俞

寺承黃公幹為行冠礼盖及親炙當時講論之益故其氣象粹溫刻意問學于書無所不讀下筆頃刻数千百言將以儒業昌其家所謂光遠而自他有耀也者祝氏復與其在建乎始大博有弟景先即黃太史贊其昼像者生男若女十有四人其第四女實為黟邑樞密汪公勃之夫人又其第三子璿之女復歸樞密子提刑公作砺而侍御公義和寺丞公義榮給事公義端皆其所生也第二子確之女適婺源吏部朱公松是為文公之母故鄉人相傳祝氏女位最高有名克臣為郡李諭者景先第八子磐之子也男女四人嘗奇第三女家雖貧不肖以与凡子未及嫁而李諭公卒親族咸以属同邑吕午兩窮相值遂成姻对越七年而午偶忝末科由是祝氏女位高之語復記傳于鄉閭

二卿汪公縉之兄弟與今二卿朱公在尤為祝氏喜所以篤敘甚至嘗聞外舅往來朱汪之門文公與侍御諸公皆至渭陽之念深加敬愛周之不遺餘力此意流傳歷世不泯豈惟祝氏得所憑依而且施及于午焉乃知前輩高情曲崇親誼遺風凜可尚已一日和甫示午以文公所記外家遺事三復感嘆謹再拜書其後時紹定六年五月旦日也

題嚴陵釣台

古今題釣台詩固多脍炙人口嘗記前輩一絕云先生高卧意如何豈謂功名不足多幸有故人能辨事一絲贏得釣清波此獨得先生之心後世若陳希夷亦庶幾之蓋真知天命者彼虬髯輩不足語此而世徒以冠鄧諸公校優劣吁

跋晦庵與程侔帖

晦庵以道李師表當代一遺墨落人間便為至宝午松榆小子生晚不及預門弟子列而于其格言大訓發前聖之秘開後李之迷處心誠好之又以有連故得其遺帖一皆先生晚年之筆結字剛健兼以婉熟製箴篋笥如宝曲阜履然每一啟觀想見道德之腴溢從手指間出也今又從汪君左直獲睹此帖端拜圭復筆精墨妙而翫其詞旨竊謂君子之道三焉語及食祿之當尽心不曠官也諄復于難進易退之說不枉道也憐于鄉曲長上之問不忘本也夫豈若青李來禽等帖字畫之工而已端平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新安後李呂午拜手敬書

吾邑方氏所居曰祿寒山至伯疆陋之乃即其音之相近以環
易寒而曰環山因以名亭又有亭名皆山堂名蔚秀皆取正于
醉翁亭記語鄉之秀彥多為文舉道之伯疆種李績文氣象閒
雅蓋環山蔚然之秀所鍾也故能忻慕于歐陽公而有取焉夫
環滁之諸山未顯因歐公記語而顯吾邑之環山未聞因伯疆
命名而聞昔人謂山川因人而重諒諸

書題紫芝編唐詩

唐詩惟杜工部号集大成自我朝數鉅公發明之後李咸知宗
師如車指南罔迷所向也近步趙紫芝諸人更于杜詩外搜擬
唐諸家古律傳習吟哦詞調清婉讀之令人心醉多棄其李
為劔佩相譏往由是予謂工部日月也諸家景屋慶雲也為

文于天不可一闕也秋壑出示紫芝手編命下一轉語輒書此
求正秋壑以為如何嘉熙元年 九月九日新安呂午書

跋晦庵帖

子益汪兄來訪袖示晦庵先生翰墨兩軸讀小字三紙則知溝
明斯道之功讀大字二帙則知或為斯道之厄有意扶持斯道
者惟使之愈久愈明而不至于厄則幸矣新安後李呂午百拜謹書

跋范唐鑑藁

此太史范公手定唐鑑藁本第三卷也行整字楷首尾如式唯
謹其事上之敬臨事之惧皆可想見卷凡十有三中嘗逸去公
四世孫今兩浙運幹太原一旦全而歸之是可尚已

嘉熙二年閏四月二十一日新安呂午拜手書 于禮部貢院

跋先君道場詩軸

此先君朝奉遊烏程道場山詩也時文師為監寺藏之唯謹先君于是年六十有一矣越二十年而即世又五年文携以相示先君生平不以世事縈心放浪形骸之外此詩可槩見墨蹟亦超逸如生欲歸之不忍留之不可乃書其後併以施之庶幾坡翁之四菩薩昼版云嘉熙二年五月十八日男具位午涕泣百拜

跋道場何山詩後

去烏程殆將二紀嘗人至今不相忘亦夢寐常在道場何山間僧文師忽袖示旧遊繆作与所答惠芥菜束淺陋鄙俚視之可愧而師不以衆說愛藏許久又表以華軸是師与嘗人俱不相忘也曷勝感嘆謹謝而歸之嘉熙二年五月十八日午書

跋李用之太極問答

朱文公先生太極中庸說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捨是而他求犹厭五穀而欲吸風露以為奇也或知尊其說矣未免輕下注脚則一字一句易流于差又将如五穀不辯種類而以莠為苗者有之惟能遵守先生之李規于博李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五者致力焉則亦庶乎其可矣此御史李公所以致問于西山旁採于諸人反覆講明以求真寔之歸也

嘉熙三年

二月望日

新安呂午

拜手謹書

跋李教餞行詩後

居官得民譽為唯得士譽尤難為郡博士而得士譽又難之尤難者也自非文行俱善豈能一名士之口哉李君廣文設教吾

邦于其造朝從之遊者相与作為歌詩裒成巨編予攀轅集
得寓目焉憶居鄉時親見君親矩肅考校精士翕然稱之姪况
亦執經講下因知君為詳而信是編非溢美也行有尸而祝氏
与吾舒先生同傳不朽豈無繼是大書特書勒之堅泯以侈明
歎兩邦盛事者乎

嘉熙三年

二月三日新安吕公拜手謹書其後而歸之

跋沈君迪丁酉上書

右秋浦沈君丁酉扣閣書也君慷慨有志別予去二十年矣忽
惠然來訪相与話疇昔一笑乃出示此編三復掩卷大息而為
之言曰四失六得之說前雖未合豈無可施行于今日者乎兩
難所恃以禦寇者民兵也三邊所恃為要害者襄陽也民兵散

不惟無以禦寇而反為寇襄陽失常山蛇勢中斷而蜀与淮皆
失所恃時運而往已無及矣事機方未盡亟圖之招收流散之
丁壯以為兵而區處其室家使各得所則莫不勇公戰怯私鬪
而轉危以為安勦力一心規復襄陽俾三邊聯絡相應則已坏
之證可以立起此沈君所以言而予為伸言也雖然言非難行
為難天祐 聖明必有卓然出任是貴者予何多言為哉沈君
行有 謹書編末而歸之 嘉熙庚子七月既望竹坡吕平跋

跋王寄樑遺事

東坡先生在元豐不合于元豐在元祐不合于元祐大節卓偉
人稱之至今寄樑王公慷慨明哲未嘗妄鑽權貴人春禧中不
肯援姻黨進嘉定中不肯媒嬖臧進官止郡幕六十即致其仕

藏身万人海裏莫或見其面蓋風節大類坡公以仕不達故鮮
有知者倘非賢嗣欲揚其先君之美當世名流不忍沒前人之
善安能大書深刻以信今傳後乎公曰倍公慕議甚久每見公
言論深遠襟履堅正可為世法者甚夥而二事又嘗親聞于公
甚確今現此卷恍若聆公語時為之悵然

嘉熙三年

六月二十日

新安 呂午

書

跋西山太極問答

道本非唯明也能審夫真是之唯耳魚極而太極周子所以探
是至理之魚聲矣是而知是至理為造化品彙之自本自根也
而之一字貫通渾融非有分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彼惟躰
認不真証之以為虛魚之魚至于安床上之床架屋下之屋馳

騁以說務于辯勝故世之少俊輕銳壓常嗜異者往往喜談而
羽翼之嗚呼使其知于博季審問謹思明辯篤行而加之意焉
則知周子以有無為一与老氏以有無為二是非判然而終
之議息矣友人滕兄家傳之季淵源有自茲以西山問答見示
慨去悵之有人幸斯文之不墜喜而書其後云

淳祐元年十二月

日

呂午

書

跋渠陽詩注

渠陽詩集大抵根以義理而廣引諸書發明之与連篇累牘不
出風雲月露者異矣公每虞讀者不知其所援之事將併与詩
之本旨失之今王君公好古博雅君子也句釋字注一見瞭然
其趙次公之于坡仙歎三復致歎輒書其後歸之

淳祐二年

二月旦日

竹坡吕平

谨跋

跋書菊莊詩集

詩編讀竟句、晚唐洛水先生序引因已辭簡意足菊莊猶令
著語余久寓馬城姑即馬城花窠一篇廢之老子西城住今踰
十載期栽花成茂樹種柳長高枝移接從渠巧誇傳到處知樁
頭拋賣去一、是趨時持此酬菊莊之請冑笑許否

淳祐二年

三月望日

竹坡

吕平

書

竹坡類藁

墓誌銘

吕德章墓誌銘

百七公

公諱芾字德章姓吕氏以嘉定十五年春正月丁丑终于家明
年季夏其子應辰蔚錄公平生行事寿卒葬月日 年為書以
抵其宗人曰先君嘗一試有司不售絕意進取年方知命即
自卜其窆經營成之有年矣不幸棄諸孤以没而未即葬、又
墓无石章以識先君目不瞑應辰等罪將莫贖今宅窆有期敢
以銘請、執書以泣曰古者隱淪道素孝義聞著雖魚官得立
碑矧公夙辱公知別十年不克見今又歛不憑棺哭不奠斝无
以寫我心之悲則于敘次其始末而系以銘詎敢以不孝辭惟

呂氏本姜姓虞夏之際封于呂子孫因氏焉自太公望則然矣
其後三國迄唐世有顯人宋吳登黃閣為名臣者踵相躡六
南渡東萊之呂以道德文章聞天下散居閩浙諸郡間他呂殆
不多見獨公之先曰從慶本金陵人唐季倣擾與其弟從善從
于欽既又乘旌德佳山水自徙居之故呂氏之在旌德者最著
衍至公十一世矣公曾祖仲錕祖若水公憲皆潛德弗耀也公生
而穎悟搃角能文自失利科奔盡焚棄所業声律惟韓柳歐蘇
集手不停披曰此足自樂吾不能為雕蟲篆刻以譖世取好矣
勝所築堂曰載彩頗極落麗時與兄弟團樂來飲以娛其親生
產多遜于二季弗靳日肆其羣子姪建樓儲書隆師督課無一
毫厭怠意十數年來第進士與計偕彬、然盛矣公性剛直不

妄交人有善稱不容口有過輒面刺不少貸至已逋負振乏絕
止者為之棺幼敏李無資者為之教養成就之凡濟人利物事
行之不遺餘力而未嘗自以為德邑侯李公迂忠以賑飢按行
至里中聞公賢而訪之公肅入具觴豆因劇談閭閻利病李公
嘆曰君子哉若人澹台子羽其流也為留一夕乃去晚益喜東
陵之何室潤殊勝因卜築其間軒亭池榭翬飛照映日杖履婆
娑賓至載酒登覽諷詠欣然無忤蓋得隱居之操者方屏家事
采餘年而以疾逝矣春秋六十有三配汪氏先公十四年卒子
三人曰遂良早卒次應辰也蔚也女一人造進士管時顯孫二
人淳浚應辰等將以十月丁酉歸窆于板橋之原從治命也
嘗謂人苟有抱負不論窮達顯晦必隨其居廣狹各有以自見

時我用功名可戾契致不雖浮湛閭里行義亦卓、可紀蓋其
資稟之美識見之高氣節之奇得之于天者磅礴鬱積不發于
此公惟抱負不施故孝于親友于兄弟仁于族姻里黨而智足
以知進退存亡之幾所以著見于屋家處鄉者如此使公得位
而行豈云可現然公雖不躬榮祿而一徑教嚴克有賢子今應
宸蔚皆蘄茲有聲場屋將大吾宗抑所謂不在其身則在其子
孫者非耶 銘曰

惟士君子 歲而不沽 如石蘊玉 如罔生珠 不器以用
孰掩其輝 猗歎公歎 季與時違 孝友仁智 發于性姿
有嘉者子 將大厥施 惟此新宮 公自來昏 琢詞碑石
百世所夸

先君壙記

先君諱大用字景宣徽州歙縣人曾祖仲明祖昇父玠皆隱德
弗仕先君少抗志不凡以儒自奮試累中鄉校至科奉輒不利
乃篤意訓子午登嘉定四年第十七年以午通籍談 明堂恩
封承事郎紹定元年 郊祀恩轉宣議郎四年 明堂恩轉宣
教郎尋又以 慈明慶壽恩轉通直郎六年 明堂恩轉奉議
郎奉議告下捧而喜曰當以此自隨嗚呼其喜乎此者豈知其
身之遂終乎此也耶是步十二月午自兩浙漕幕差監省先君
時以創瘍奔趾稍艱幸寢食如平時明年改元端平正月朔蚤
作正衣冠受賀家人喜相告元正晴明如此康強可卜矣越三
日忽謂予我住世間所需僅足今又見子登朝死無遺恨死則

還葬我于故里午驚且泣自是飲膳少減然對醫者猶自稱云
病至七日夜三鼓俄卒享年八十有一嗚呼痛哉先君素厄貧
晚就養四方二十載午仕蹇連莫報罔極嗚呼痛哉先君記聞
淹該翰墨道勁性剛而無他檢而好施所至佳山水必登覽年
高身健人皆羨之吳興郡侯張公忠恕林公岳趙公汝達姑熟
郡侯吳公柔勝陳公貴謙越帥汪公弼湖北憲使袁公申儒深
加敬愛既沒神屢降書數百紙筆勢如生嗚呼異哉先君嬰潘
氏累封宜人子三人長革進武校尉次午朝散大夫三辛早卒
孫男二人長沈將仕郎次況孫女二人長適卜拱次許適刘詠
曾孫男三人長全老後先君六月卒次相老明老曾孫女慶娘
革徙治命二年十一月庚申歸葬歛之孝悌鄉朱吳村之原其

平生行實之詳將求當世名士為誌銘以表墓孤子午忍死
泣血謹書其略納諸函宮姪壻從事郎池州錄事參軍程若疇
填諱

婺邑汪縣尉母孺人葉氏墓誌銘

將仕郎汪簡條列其母孺人行實一編具書遺子進武校尉友
直走數百里來告曰簡與弟麓逢龍不幸母氏沒窀穸有日簡
幸與子仝柝里又幸夙獲締交銘吾母莫如子敢以為清編首
言母居室時事親以孝謹聞其父憐之不肖與凡子故以歸我
先君婉淑勤勞相理家事皆有條叙處卑尊無間言奉舅姑四
十年問安視膳如一日姑有疾菜餌非親嘗不進姑嘆曰後必
有以報婦常寧承周公介因扁先君之堂曰肥子謂此非詩所

謂可以歸安父母宜其室家者耶次言母過烝嘗鷄鳴而起躬
視滌濯漳日必追慕涕泗步時上冢入室以往雖勞不憚予謂
此非詩所謂可以承先祖共祭祀者耶次言母以婦魚公事在
勤蚕織每身先家人為之絲畢麻起隨謹載績年雖高猶不廢
剪製縷結之事或告以胡不自逸則曰何以率下予謂此非詩
所謂志在女功服之無斃者耶次言母礼容温肅服飾雅淡器
皿必蝕潔庭宇必掃溉見有容体無訾者者必戒之徃、争自
脩飾予謂此非詩所謂以礼自防化人以婦道者耶次言母逮
下有恩待親戚无纖芥薄厚鄉閭步歎衣寒食飢疋疾疇亡及
汲汲後凡男女孤无依者教养成就備資嫁遣无吝也予謂此
非詩所謂均一之德如鳩鳩者耶次言母以先君篤義惜里中

義役沮壞乃贊以具礼会眾率田為助人到今利之族黨賓朋
交際雖數至無輟釜声又以先君留意義方厚辭延師供具豐
整至有留十餘載者逢執最幼惧不及見成立斷机之訓尤切
甲午秋中亞選蕪然有声塲屋男業皆進士女嫁皆官人孫曾
滿前灌呼戲嬉晚拜恩封閭里歆羨富寿康寧而以令終予謂
此非詩所謂令妻寿 子孫说 者耶且詩首闕雖盖以閨門
為風化之始自宮壺達諸邦国鄉人分殊而理一故聖王垂焉
予現三百篇中婦人苟有一美則有一詩三嘆三咏焜耀簡策
全孺人粟美兼備若是汪君兄弟父子之請勤又若是銘其可
辭乃叙次其始末而銘之孺人漳寿瑩姓葉氏徽州婺源人父
漳、号南坡居士、娶汪氏生孺人嫁同邑故昭興府教授

汪君克剛之族子安時即肥堂翁也孺人以端平二年二月壬辰卒享年八十与姑之寿齊嘗寤昭定年錫類恩初封孺人以為孝慈之報子男五人長簡也前權江州德安縣尉次篚策俱先卒次篋逢執待補国孝生女二人長造迪功郎程夢訖次造承信郎程克允孫男九人長作哲早卒次謀次肅次友直新美濮王府主奉成表次友義裕德昂新應新孫女五人長造進士黃暉次造進士張邦榮餘未行曾孫男八人夢麟名孫益孫凱孫徐孫牛孫星孫瑞孫女曾孫四人皆幼始肥堂翁亡恙時孺人相与卜窆于鳳亭里之江山以備双劔之藏肥堂翁先孺人七年卒葬于是寺承洪公友成誌其墓至是簡等以九月癸酉奉孺人柩附焉 銘曰

事姑以孝	從夫以順	待人以恩	教子以正	家是以肥
衆是以敬	寿享常珍	恩霑初命	二女五男	蘭桂蕃盛
九孫八曾	玉雪輝映	優游考終	演迤餘慶	江山之原
煙雨之暝	雙劔埋藏	百神呵禁	鑽石紀銘	傳遠示信

方元旦墓誌銘

予家岳溪与蓮瑞隔一水兒時及識屋士方公中孚与其伯氏正夫皆長大美鬚髯衆為善里人咸以長者稱之伯氏生四子率詩酒自娛亦俱号善人屋士生一子名宣字元旦人物脩偉類屋士尤衆為善鄉閭有利当與害当除訟当息者争歸之郡縣亦亟委之每奮身任責不辭費自己出亦不靳人日之屋士一夔方氏自神農後太子雷指天以雷為名指地以方為姓至

漢儲避地江左封黥縣侯今廟食柳亭山賜号真應其後世居歛之臨河迂髦田者太李博士恬遂昌縣丞務志以一徑相傳魁礼闈迂蓮瑞者元旦之八世祖也曾大父烈大父行文皆潛德弗耀元旦幼俊迈刺志讀書博文強記奉趾詳重遂昌丞于元旦為從兄元旦師之丞每期以遠大性孝友妣胡氏与居士及伯父四兄相先後卒元旦既自終大事人悉經紀伯父诸兄後不遺餘力歛苦賦役不均嘉定壬申間得旨步減折帛細絹五万餘緡實自元旦發之又割膏腴以倡義後爭糾遂絕此其惠利鄉曲最為久遠至剡水以濟不通甃通路以便往來傾倉廩具糗糧以賑飢餓又特其細耳門植佳桂修竹喜賓客不問家有乏至則終日觴詠留欢卜夜笑談霏、不絕聽者忘疲大

夫士亦乘与之交由是蓮瑞之方益表、于時予先君朝奉荷元旦相与厚甚予亦蒙知愛薄宦東西別二十餘年端平乙未扶獲歸塋墓下之役有渴必獲時元旦已得末疾每语及先君輒涕下不能止嘗謂予如不相忘他日当力疾访官下予意天相吉人必得上寿一日闻疾作亟往省之犹躍起出迎谢居已何奄然而逝盖丙申七月二十有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元旦倜儻多边幅輕財重義与物為春所居西偏闢窓種槐教授鄭公願名曰槐軒創屋数椽扁以懶庵為堂三间扁以閑趣又別營一室溪上扁以臨清李正吳公自救為之記時節約親朋泛舟上下以為乘其胸次可想也嘗于竹間結亭面秦潭山下暇豐采水遂昌丞為名俱秀取江山俱秀麗宜有俊材生娶胡氏

先二十三年卒生二子。先子回嘗俱中亞迂声名方曰起豈
惧秀之驗耶女二人長造待補太李注吳應龍次造街戴洪龍
孫男四人汝愚汝魯汝質汝直女孫三人長許造進士吳簡餘
幼元旦死之日聞者莫不哀悼相率往哭之接踵于道造溪漲
橋斷鄉鄰不約而集即日葺成之以渡予者其得人心如此是
可為善于鄉者之功已子先子回將以戊戌十月辛酉奉柩
葬于永豐鄉白楊之原子先不遠數百里以其狀來曰知吾父
莫如子願以銘請 銘曰

席珍不聘 為鄉善士 下澤往來 眾推仁美 克承先志
式遺令子 善積慶鍾 未見其止 白楊之原 中山之裏
鑽辭新阡 以昭閭里

方節幹墓誌銘

公諱子先字山甫姓方氏世居歙之蓮瑞与予有連步在丙申
君之先君字元旦卒君以狀來乞銘不忍辭越七年癸卯君亦
卒每念之不置今十稔矣癸丑正月其子汝質又以君狀來告
曰汝質不天先父早歿以陰陽拘忌故柩在淺土日久茲得吉
卜于岡陵之原去家一里而近衰事日薄敢以銘請君弟淵甫
書偕來允悵、嗚呼予又尚忍銘君也哉君家世之詳已具元
且誌曾大父行文大父中孚父寅實維元旦君髻亂敏悟日誦
書千餘言老师宿儒皆奇之儻有大志期以功名自奮曉窓
夜檠寸陰必借嘗謁歙宰彭公方公篤君先世同登契且喜其
可教親命題課試之日徃月來口講指授李業由是加進自謂

吾宗二魁聲譽可戾契致此就科奔輒不利僅一中亞選然執志不屈手未嘗釋卷元旦晚年戒家事毋関我益招致賓客觴詠窮昼夜不絕君左右無違靡有倦容其幹蠱尤迎刃而解與里鄰族姻交尚氣誼不以貧富二其心困若不能自給者曲加存換婚嫁不能自奉者為主張步飢則捐廩以賑梅潦則載糗以食病為醫死為葬有危急奮臂捐貲為拯援交惡未易折衷為出一言莫不退睦儿居鄉吳懦者率恃以有立岩溪往來慍、建橋造舟無步不力人免病涉泐橋路隘且芸稜屏之闢之遂成康莊天台胡監稅字來攝岩鎮事病弗救君僅与一日雅即与置棺擲地安厝後其子至欲酬以直一无所受与淵甫析屋淵甫請以田易屋君憮然逝与而无劳費吕竭溉田萬

數每步浚築苦人力不吝乃履畝起夫區昼周悉人莫能違可
以垂遠鄰竭咸取則焉君衆賢好客无異元旦在時者核尊壘
酌應不輟園圃山水四時徜徉畧无一毫倨傲鄙吝意有奇名
牧以自警庵名見山以自適予皆嘗為記之元旦之墓也負土
之役脩極勞費親朋雲集嗟嘆服除自惟辛勤讀書未効何以
慰泉壤遂假途勇爵以承信郎光州節制司准遣翼以边功著
而場屋之念不衰癸卯殊應詔試漕闻地檐属耳俄以疾终盖
是年闰八月二十有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五娶许氏生二子長
汝魯後君一年卒次汝質也女三人長適進士吴简次适将作
監丞孫待補太孛生汪师舜三未行汝質将以今年四月十二
日己未奉柩窆窆于岡陵虛其右俟君之妃百步祔焉子念君

慷慨一生輕財重義里有後急惟君是賴利與害當除惟君
是謀今乃不得中壽俾里中失所依予累年閑居有欲言亦無
記所常不能忘情幸其子能自植立又勉于李厥妃以柏舟自
誓勤理家事了婚姻振門戶而相與維持者淵甫也庶幾不負
君者既叙其梗槩又系以銘

銘曰

孝子親友于弟存心仁處事義無吝色有大志不假
年遠下世

善養居士汪君墓誌銘

淳祐元年八月一日鄉人善養居士汪君之子焘不憚往數
百里來訪予馬城曰焘不天失所怙今五年矣而墓未有刻謹
以行實一編呈似幸哀憐賜之誌銘問其來他有所謀否曰無之
專為是來耳一念純孝使人感動是可無以塞其情汪氏為新
安著姓聞于績溪者居士之冢弟也居士名焯字處微善養其
号也曾祖激三預鄉荐南郎試恩授上州文李祖文中父三錫
俱潛德弗耀居士天資穎悟夙与其二兄賜映砺志讀書以從
鄉汪公文振為師府判胡公思誠運幹胡公夢龍為友賜字以
以鄉荐免省咳字以嘗領袖邑庠居士持身端謹有古君子風
恬退不屑意科奔闕門數十口奉上接下皆以誠家事無巨細

整、有條理燕私無妄語輕動以義方教子姪課卒業暇則觀書史自娛故參政何公澹扁歲修之所曰靜現邑令汪公季和以善養屋士目之屋士樂善好施食飢衣寒救急難療疾苦仁心實德推服鄉邦以是前後時貴奉行荒政等事必以相委事無不集人迨無間言賴以存活者甚衆邑具其功聞于台府比行賞力辭不受至修李校建祠宇架津梁皆先施以率衆時貴莫不敬愛之衆与之交詩筒絡繹而無毫髮事撓政邑令有利害不能自決必訪焉恚以正對終身不洩邑人多陰受其賜御史李公遇之宰是邑也與屋士尤相善賡唱為多嘗稱居士清不絕物和不失己咸以為知言屋士生於紹興壬午二月二十有二日卒于嘉熙丁酉四月二十有六日葬于縣南五里杭村

之原古汴周公虎勝其庵曰環谷娶胡氏男二人俱業儒長即素也娶今閭門牛舍人之女次点娶府判胡公之姪女孫二人長維宣次維則亦世其業夫孝百行之首天每于此厚其報今素之兄弟不忍沒其先人之善而求以紀述顯揚者若此其勤至矣安得不厚報耶屋士雖不克以功名自見于世而素也點也維宣維則行將駘翮奮身場屋則屋士一門之顯詎有既耶

銘曰

清不絕物 和不失己 華萼相輝 有好兄弟 志在顯揚
又有令子 存歿俱榮 是為善養 鑽銘于石 以詔閭里

富溪程子容墓誌銘

富溪程駘手持其先人子容行實一編踰門乞銘併以洛水先

生誌其祖用之者示相程之先用之、誌備矣子容名思礼字子容世居休寧之富溪曾祖達祖卓父即用之也子容事親孝先意承志罔有違怠自失所恃侍用之寢者十二年教子以義方習儒業處己以廉去毫髮妄取待鄉里以公莫不敬信有訟不之官府而赴愬于其門子容不問勢強弱惟以理之是非折衷之率悅服而去嘗以駉叟自稱始用之好陰陽家風水之說自營地于衢之開化未畢而卒子容竭力負土扶護葬焉晚亦自卜窆于和睦干之山語人曰斯山也頓鼓在前展旗在後去水縈迴是謂之玄奇石磊砢勝彼金玉有地可庐有田可畊吾子孫于斯奉祀有餘矣且其有與乎一日对客乘棊局未終而逝人皆異之實嘉熙二年八月廿日也享年若干娶李氏檢法

之女先子容幾年而終生二子長騷次驥以壬辰入右屏女一人遠進武校尉戴應龍孫男雄飛鵬也豹孫騷等以其沒之年九月廿日奉子容与李氏之柩合葬于和睦干從治命也

銘曰

陰陽二宅 幽明一理 生也安居 必佳山水
死而有知 云乎不尔 和睦之干 近在閭里
向背之宜 雙劍藏是 以安以固 以利孫子

老屋居士朱公墓誌銘

為善者必有孳報子于老屋居士見之居士以善人聞于州里生三男長渙登辛丑進士第漸首庠子鄉奔濟亦好李自脩皆駉、榮貴人歆羨之謂是居士為善之報居士卒于壬寅八月

十有五日渙等將以明年二月一日奉柩定于地之原其塋
呂公予族子也為渙等以居士誌銘請予久去鄉比歸幸甚識
居士容貌粹溫議論篤厚心切起敬居士常治觴豆延入一室
曰此君所書老屋而李洞齋所為歌也相与開口一笑別我何
時而居士已下世矣予于渙有同徑之契又接居士殷勤之懽
以其目擊參之月評則叙次其美而為之銘可以无愧居士諱
友直字正之姓朱氏以老屋自号世居新安城中曾祖公祖公
父公皆潛德弗耀母程氏生四子居士最幼未弱冠而孤諸兄
皆散處居士刻苦養母二十餘年母歿晨香夕灯事之如存衰
奉悉自任責不以煩諸兄居士天姿穎悟恨早孤廢學銳志義
方之訓晝理家事夜替諸子讀書有困怠則水沃其面夜過半

乃得寢屋側創屋兩楹俾諸子誦習其中忽產雙竹榜曰瑞竹
書院人士自遠方來率館穀于是無新色延師礼遇加厚由是
諸子皆有成立居士好賓客敬吾儒尤親睦族鄰步時會聚稱
家之有無又輕則重義采周人急難其所甚惡或仇窮困亦援
之橋梁道路必葺之以使往來祠庙寺观有弊壞亦随力脩復
家近城東門当孔道盛夏設飲具以飲行者有負重急往不能
自酌即酌以飲之嘗解衣推食以濟凍餒且戒之曰勿与人言
其救人利物出于天性非以沽名要譽如此人有一言一行可
以資益必再三降嘆或有不善亦面折不少貸一以至誠待人
莫不知所敬愛始乾道間鄉人有做庐山故事作大蓮社郢鄂
二羅公環溪章公咸在久三嗣響者居士慨慕前哲為首倡步

一會烏衆至千人往、多化而為善人、以是稱居士嗜佛而不
知居士耻、獨為善人欲假是以率鄉人同居于善也、一日忽病
諸子進藥却不御拂髻整衣瞑目而逝、僧騷上人嘗為物外交
為說偈云雲散中秋月清光何處去、蓋以居士逝于中秋也、死
之日弔賻雲集哭之或至失声過其門者亦為之嘆息泣下、居
士生于淳熙乙未正月三日、至是年六十有八卒、娶章氏、渙漸
濟皆所出也、女三人、長適進士蔣、次適進士呂、次適進士
吳、孫男四人、皆業儒、普孫未名而卒、孫女一人未
笄、渙初授桃源縣尉、戍將及而居士逝、或疑天未純佑善人
抑豈知居士天年有限、不使間闕修塗而考終正寢、是乃所以
為佑善者耶、銘曰

為善必報 如藝五穀 以栽以培 時至則熟
種之一粒 收之千斛 居士為善 惟日不足

義方有訓 應影響速 收功交場 衮衮相逐
我銘居士 風厲鄉俗 居士為誰 是曰老屋

竹坡類藁

雜錄

題仁義寺

朝請大夫新知泉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借紫 呂平伯可書

吳良甫德甫時甫田甫聖甫尚甫以淳祐元年十一月望

日約伯可方山甫淵甫遊仁義院山甫謂伯可曰盍紀步月

因說偈言

寺以仁義名 當求仁義實 祇在毫釐間 遂分儒与釋

千載幾萬言 未能合為一 大笑出門去 莫問成陳迹

吳良甫跋

闲寿菴壁记

淳祐二年二月望日方山甫淵甫約呂伯可鄭葑房曹士亨吳良甫來遊闲寿庵子仲發与言于壁以紀岁月云 詩曰

四顧雲山滿目前
問君此計何為早

却從此地得牛眠
且住人間五百年

三可樓聯句

杏城西城翁幽居

四時鷗鷺窺菴昼

千古魚龍听管絃

歙西岩鎮閔氏家譜序

予遊吏路幾三十年驅馳不暇出入常無內申歸省舊庐時
岩鎮同年仁甫閔氏昆季特持家譜過予索文予詳觀之曰
由葛子 府君來約三伯餘年前矣可批對曰自十二三
步時記曾大父云吾家世有自來矣始居魯派衍九江後
徙鄱陽析之于歙因南唐兵燹白菡烏有我今述之由葛子
府君而下考之明矣予巡茲索筆以塞來命 夫氏族者古
史官之所紀錄秦典籍濱于滅公侯子弟咸失序胤司馬迂
父子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于是乎知信氏之所自
出嗚呼遠矣哉吾郡吏部朱公諱松由婺源而尉尤溪文公
生殊不知吏部居歙之黃墩而八世祖徙婺源則文公歙人
也歙之程昉東晉太守諱元譚成帝賜宅于歙西十四世諱

灵洗謚忠壯再十七世諱纂大中諱珣為纂九世孫實為二
程父嘉祐初迁河南則豫国公洛国公亦歙人也明矣嗚呼
千載之下溯流尋源人不知迁歙之岩鎮閔氏為琅邪公之
後故善言諫者繫之土池而不惑叅之姓氏而無疑如閔子
得聖人 為之師顏冉 為之友俱為魯人少孔子十五歲
天性閭 以德行冠于四科而不棄仕于季氏 借八佾
歌雍徹三家北面為臣親迓昭公致有乾侯之避持方柄欲
內園鑿其可得乎嘗欲以閔子騫為費宰騫曰善為我辭焉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汶則吞南魯北境上攻之齊
州厓城五里有閔子騫墓則其先為魯人子孫占籍或為齊
人矣封曰琅邪原其初心賢之也譜當托始琅邪公實不為
過氣化形禪其初本一人之身也今自葛子府君六世孫曰

惟慶登景德二年進士第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子諱從周
登天聖五年進士第官至都官郎中孫諱師文登崇寧五年
第官至南安軍通判祖孫三人魁名後先奎璧照耀具載進
士題名其他不書譜自可見矣何吾郡之多賢者邪今宗
傳儒業任郡庠齋集英材以教育之其樂不与存焉均今有
矣詩曰云小云大從公于邁遂為之序 告

嘉熙元年步在丁酉秋九月既望

朝請大夫守宗政少卿直翰林院編修寶錄院檢討官新安
竹坡呂午書

淳祐癸卯夏

詔左瀾憲部使者竹坡先生呂公再除監察御史穆徃省侍
於柏廳見槩几間有題曰竹坡類藁披而誦之手不容釋輒跪
請曰先生斯文如日光玉潔孰不願觀盍板行以惠後學

先生曰司馬在西都而史記未振昌黎至我朝而文集競傳
子姑聽之母容庸速穆請再三因槩咲而首肯載念吾家自曾
大父以來玉潤率多偉人史部韋齋朱公及今御史竹坡
呂公則以學問文章負盛名于世韋齋集既已刻梓豫章茲
刻竹坡類藁蓋使二集並行以彰盛美先生著述尚多積韞
今所得者特泰山之毫芒如奏疏書啟詩詞及繼今有作方月
增歲益尚當嗣請而刻之是歲臘月望日表姪建安祝穆拜手謹識

附錄

宋理宗高皇帝龍像

大宋中奉大夫歙縣開國男左史呂公諱午字伯可號竹坡感

國深恩於淳祐六年丙午歲三月十五日辰時望

闕願伏禮刻

龍顏永為香火奉祀 費後所居隘陋迎入鎮東道院古今居

民永遠奉祀

聖像腹中遺有金書 無上玉皇心印妙經云

上藥三品 神與氣精 恍、惚、杳、冥、

存無守有 頃刻而成 迴風混合 百日功灵

默朝上帝 一紀飛昇 知者易悟 昧者難行

履踐天光 呼吸育清 出玄入牝 若亡若存

綿、不絕 固蒂深根 人各有精 精合其神
神合其氣 氣合其真 不得其真 皆是強名
神能入石 神能飛形 入水不溺 入火不焚
神依形生 精依氣盈 不凋不殘 松柏青、
三品一理 妙不可聽 其聚則有 其散則零
七竅相通 竅、光明 聖日聖月 照耀金庭
一得永得 自然身輕 太和充溢 骨散寒瓊
得丹得靈 不得則傾 丹在身中 非白非青

誦之萬遍 妙理自明
無上玉皇心印妙經卷終于龍像腹中 後於
正統八年癸亥歲七月二十五日夜被人竊去

聖像內物件致被眾信人等經公蒙

府委耆老一十餘人拘某道眾理問求懇免詞今里人眾
信等重新粧飾完備道遠十二月初十日庚寅之吉復

神光附相永鎮

靈坛恭頌

國泰民安風調雨順者 維崙

大明正統八年癸亥歲十二月初十日庚寅吉辰書

六世裔孫 呂旭 德昭 重立

龍像又於正德十二年丁丑十 世孫 元吉 等重整

記云

詒予 世祖歆縣開國男竹坡先生累贈至華文閣學士通奉
大夫恩蒙 入修五獻十二平下五下 少蘇 示吉 年更也
理廟春寵有加婦老退思深慚無補于是肖像

龍顏天威不違咫尺後支星散不一奉入東獄行宮盟曰儀奎
永為香火 正統八年五世祖旭率眾信重新粧飾逮今正德
十二年丁丑九十七年歲月滋久弗稱 尊瞻 恭惟
天表開祥重瞳高照者也

大明正德十二年丁丑歲三月十五日 十 世孫 等立

大宋淳祐六年丙午迄今大明正德丁丑實二百七十四年也

剪絨袍帶記

至正間兵戈搔擾家藏惟六世祖左史公剪絨青袍一玉帶一
及書籍而已袍帶即公扈臺諫日

理廟所賜也今吾子孫不肖不能為袍帶生輝又恐為盜賊所
掠乃獻于吾鎮東嶽之神以五世祖監簿公嘗捐地築屋鎮西
厚山為逆神憩享之所弘齋曹先生涇嘗為記之 觀國欲繼
先志歸敬于神而有此施俾鎮之人共掌之或可久存於後因
記歲月以示子孫并告鎮人後來者嘗相保守云

至正 甲午歲三月望 南山居士 呂觀國

東嶽行祠鍾銘

淳祐戊申上巳節里川 呂午 銘并書

岱宗嶽 赫靈鎮東 有仇其詞 迺作斯鏞

神之格思 祐此一邦 于以報祁 地久天長

大明弘治十一年戊午歲 商孫 等 做造大紅滾服一

冕旒一重整剪絨袍 以紀歲月

大明正德九年甲戌歲 重陽月庚午日 商孫元寬等 率眾

鼎新肇造鄉賢祠宇 刻奉

十一世祖通奉大夫歙縣開國男贈華閣學士左史竹坡午公

十世祖朝散大夫知泉州軍州府賜紫金魚袋百四監簿沆公

眾率財貲外 商孫 元寬 樂成已備白金叁拾餘

兩完全祠宇 永遠奉祀 因記歲月于後紀之

大明嘉靖元年壬午歲 商孫 元寬等 拘收 青圭一玉帶一

剪絨袍一摠局收囊永遠祀奉 子孫當相保守云

同年 商孫 眾義立規置買膳堂田畝 通年收

租奉祀 以崇

典教源流之本者也 因記歲月以示後來子孫之不識耳

高祖南山居士賓卿公像贊

鑑泉道人寫

贊曰

其儀甚鄙其容甚舒其須則踈重之為山澤之癯其冠甚魏其服則婁其步則徐諗之為家世之儒踵列仙之骨骼系左史之範模宜其齧齒罵賊語不啻胡百代之下清風凜如

唐仲贊

唐氏仲實 黃山白雲

又贊

躔兮白袍束之兮素條風神醞籍兮儒家者流道心澹泊兮列仙之曹南山秋色氣勢相高

同郡生江祐贊

曾祖澄清翁教諭公像贊

予友呂德昭締交三十餘載情誼交孚奚啻骨肉洪武壬子

夏予為寫竹林清趣小像後辛酉秋

朝廷用荐者言以文學聘將赴

京師予愛其丰姿粹美故為畫之以識久要不忘之意云若

友相臺楊光謹識

贊曰

烏巾白苧有潔其容青史黃卷有豁其胷職南宮之教繼左

史之風其豪吟也李白避其鋒其暢飲也陶潛遜其縱心如

皎月氣如長虹采一籬之黃菊撫三徑之青松噫形蟬蛻以

遊於陝西神鶴化而返於江東

姻友唐子儀贊

唐氏子儀

眼有神足以覘胸中之戈甲筆有舌將以肆紙上之文章舍
之清泉白石用之金馬玉堂不謫而瀆不銜而彰敏而學之
於道有方確而承之於祖有光盡之者誰鑑泉氏楊贊之者
誰白雲氏唐以詔後裔廢幾允歲
洪武癸丑正月人日也

大明一統志

南京後卷之十四載

呂文仲 歙州新安人父裕南唐歙州錄事叅軍文仲在江
左舉進士入宋累官翰林侍讀學士終刑部侍郎集賢學士

嘗使高麗清潔無所求每高麗使至輒詢其出入以君子稱
之有文集十卷

呂午 歙縣人嘉定中進士累官監察御史糾正官邪不顧
忌觸秉國者欲踈之遷浙東提刑復入為御史兼崇政殿說
書遷起居郎以論諫切直名卒贈華文閣學士

呂沆 午子以恩補將仕郎端平中授黃岩主簿知於潛縣
通判婺州皆有善政彗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大忤賈似道
意與雲臺觀起知興國軍及全州皆不赴德祐初召赴行在
沆不復出卒年八十一

呂大防 英宗時為監察御史以濮議不合出知休寧縣有治跡

呂公澹 在歙縣東南一十二里名車輪淮水勢滿悍舟多

呂季重以俸募工鑿之遂成安流名

呂濬 知舒州精識過人辨訟立新豪惡歛迹

別呂德昭先生序

余曩年以葵親還歙識德昭呂先生於郡庠見其貌之煒然氣之充然好友尚義寔宋名臣左史公諱干六世孫克世其家學予每至城府必會必止宿情藹如也既而予起自閩中濫廝于朝承之河南一日有客來謁及見則先生也向之煒然者已蒼然充然者若餒然矣詢其故則方授陝之延長文學掾計其別十又一年矣道途驅馳衝冒霜雪抱恙不能前乃暫止求藥餌治療浹旬則氣體復矣別余徵言辭弗乃謂之曰士之出處固有時耶先生自教郡庠也十又九年一官數千里之外無民社之責有教育之貴不為不重矣當思朝廷崇學育才之盛意益克其氣發其蘊以脩齊治平之道日進諸生而講明淬勵之期底于成庶幾盡先生之責

矣而有得承左史公之餘烈矣雖然國家教所暨無間遠
途他日闕輔之外人材輩出有以文學之賢者荐而徵之非
先生其誰先生行乎哉予不敏書此為規
時 洪武二十二年春二月望日 同邑鄭廷真序

余蒙平公之命... 會... 序... 洪武二十二年春二月望日 同邑鄭廷真序



